

佩文齋書畫譜

43

T6080.1978B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NOV 13 1935



佩文韻府

第七十二卷

歷代名人畫跋

唐歐陽詢皇甫誕碑

唐歐陽詢張黑女墓誌銘

唐歐陽詢周羅敷墓誌

唐歐陽詢元龜碑

唐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唐歐陽詢化度寺碑

唐歐陽詢虞恭公碑

唐歐陽詢虞恭公碑

佩文齋書畫譜目錄

第七十二卷

歷代名人書跋三

唐歐陽詢皇甫誕碑

唐歐陽詢姚恭公墓誌銘

唐歐陽詢周羅暎墓誌

唐歐陽詢元壽碑

唐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唐歐陽詢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唐歐陽詢虞恭公碑

唐歐陽詢房彥謙碑

唐歐陽詢杜如晦碑

唐歐陽詢司空竇抗墓誌

唐歐陽詢昭陵刻石文

唐歐陽詢昭陵六馬贊

唐歐陽詢臨帖

唐歐陽詢鄱陽帖

唐歐陽詢度尚庾亮二帖

唐歐陽詢夢奠帖

唐歐陽詢子奇帖

唐歐陽詢千文

唐虞世南道場碑

唐虞世南夫子廟堂碑

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銘

唐虞世南千文

唐虞世南別帖

唐虞世南書心經

唐虞世南真蹟

唐虞世南破邪論序

唐虞世南奏草

唐虞世南積時帖

唐虞世南東觀帖

唐褚遂良聖教序

唐褚遂良行書聖教序

唐褚遂良孟法師碑

唐褚遂良三龕記

唐褚遂良枯樹賦

唐褚遂良哀冊文

唐褚遂良模禊帖

唐褚遂良書陰符經

唐褚遂良兒寬贊

唐褚遂良臨右軍文賦

唐褚遂良千文

唐褚遂良清娛墓誌銘

唐褚遂良靈寶經變字

唐褚遂良心經

唐李靖上西嶽書

唐李百藥汎愛寺碑

唐殷令名裴鏡民碑

唐殷令名書頭陀寺碑

唐薛純陀辨法師碑

唐薛純砥柱銘

唐宋才郎穎碑

唐諸葛思禎李孝同碑

唐李懷琳倣晉嵇康絕交書

唐趙模摹集晉人千文

唐趙模高士廉瑩兆記

唐馮承素臨本樂毅論

唐陸柬之千文

唐陸柬之蘭亭詩卷

唐高正臣明徵君碑

唐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唐歐陽通別帖

唐顏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

唐武盡禮寧照寺鍾銘

唐趙仙客徐王元禮碑

唐宋之孫襄州刺史封公碑

唐孫過庭書譜

唐孫過庭草書千文

唐孫過庭書景福殿賦

唐鍾紹京襄州徧學寺禪院碑

唐鍾紹京楊曆碑

唐鍾紹京書千文

唐鍾紹京書遁甲神經

唐殷仲容書流盃亭侍宴詩

唐盧藏用蘇許公碑

唐顏惟貞書武承規墓誌

唐賈膺福大雲寺碑

唐賈膺福修封禪壇記

唐唐奉一中興聖教序

唐劉升華嶽昭應碑

唐李承福智乘院碑

唐郭謙光崔敬嗣碑

唐郭謙光尹尊師碑

唐郭謙光池州刺史馮公碑

唐徐嶠之孝義寺碑陰記

唐魏華王夫人墓誌

唐薛稷封中嶽碑

唐薛稷鄭府君碑

唐薛稷杳冥君銘

唐薛稷書

唐薛稷雜碑

唐鄭萬鈞草書心經

唐殷玄祚契苾明碑

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二
歷代名人書跋三

唐歐陽詢皇甫誕碑

右隋皇甫誕碑余嘗得誕墓志又得此碑以攷北史及隋書列傳傳云誕字玄慮而碑志皆作玄憲傳云隋高祖受禪為兵部侍郎數年出為魯州長史開皇中復為比部刑部刑曹二侍郎遷治書侍御史為河南道大使及還奏事稱旨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以碑志參攷誕自司徒主簿出授長史俄除益州總管府司法徵授比部侍郎蓋未嘗拜兵部而其為河北河南安撫大使乃任右丞時皆史家之謬惟墓志稱誕嘗為司



徒主簿而碑不載傳與墓志皆云為魯州長史而碑作廣州則疑碑之脫漏墓志乃葬時所述然碑亦貞觀中其子無逸追建不應差謬何也

金石錄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皆合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疑非真再傳為千文為廟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温恭公伯仲臨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藏歷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清谷居士集

隋光祿大夫皇甫君碑唐于志寧文歐陽詢書骨氣勁峭法度嚴整論者謂虞得晉風之飄逸歐得晉之規矩

觀此其振發動盪豈非逸哉非所謂不踰矩者乎初學者師此以立本而後入虞入永入鍾王有所持循而成功不難也

東里集

率更書皇甫府君碑比之諸帖尤為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石刻在西安雖小苔剥差可誦耳皇甫君名誕仕隋死於漢王諒之難者卹典殊不薄後以子無逸貴於唐始克樹碑噫逝者有知能無麥秀之歎乎

弁州山人藁

唐歐陽詢姚恭公墓誌銘

右隋左屯衛大將軍姚辯墓誌銘虞世基撰歐陽詢正書誌稱辯精於邊事屢立大功蓋老將也其官至大將軍謚恭公爵亦尊矣而隋史不為立傳向非率更之書

後世不復知有辯此古人墟墓之文所以必託之名筆
豈無意邪

金薤琳琅

唐歐陽詢周羅暎墓誌

右隋周羅暎墓誌無書人姓名而歐陽率更在大業中
所書姚辯墓誌元長壽碑與此碑字體正同蓋率更書
也往時書學博士米芾善書尤精於鑒裁亦以余言為
然羅暎名將隋史有傳今以墓誌考之羅暎在陳自鍾
離太守遷秦郡而史不載又史云開皇中自幽州刺史
轉涇州母憂去職復起授幽州遼東之役徵為水軍總
管進為上將軍而墓誌自幽州為水軍總管進上將軍
然後為涇州其遷拜次第皆不同又史云拜東宮虞候

率而墓誌為左監門率史云轉右衛率而墓誌為右監
門武侯率史云自右武侯大將軍進授上將軍而墓誌
不載蓋未嘗拜此官也皆當以墓誌為據

金石錄

唐歐陽詢元壽碑

右隋元壽碑虞世基撰歐陽詢書按隋史壽開皇中為
尚書主爵侍郎而碑云主爵郎碑云從晉王伐陳時兼
揚州長史授行軍總管長史平陳遂為揚州總管府長
史遷尚書左丞而史但云自元帥府屬平陳入為左丞
爾又為太常少卿時兼雍州司馬史亦不載其卒贈尚
書左僕射光祿大夫封博平侯而史但云贈右僕射皆
其闕誤史云壽在周封儀隴縣侯而碑作儀龍侯今按

隋書地理志有儀隴縣屬巴西郡而無儀龍未知孰失也

金石錄

唐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成宮即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

集古錄

貞觀初歐虞褚薛以王佐才弄翰追配二王謹嚴瘦勁歐陽絕出流落天壤間者何限獨化度寺記醴泉銘最為珍玩習之者往往失其韻致但貴端莊如木偶死於活處鮮不為吏牘之歸假刻誤人人亦罕識真忽見此本殆未易得反復數日書以歸之

北磧集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樵金石略所載凡二十三種而醴泉銘居其一銘刻於貞觀六年自貞觀至今七百有餘歲石剝泐已久世之所傳完善者多非真此本乃昆陵胡秦公武平故物神韻生動其為初刻無疑可寶藏也

宋學士集

歐陽率更書米海岳稱其真到內史石刻惟醴泉銘化度寺二碑特妙化度缺其半醴泉銘文字可讀者皆後人重摹此本雖有缺文乃宋搨致佳下真一等者也董其昌觀於墨華閣因題

珊瑚網

唐歐陽詢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唐貞觀間能書者歐陽率更為最善而邕禪師塔銘又

其最善者也至大戊申七月中袖此刻見過為書其後
吳興趙孟頫郁逢慶書畫題跋記

吾家率更流傳人間甚多邕禪師塔銘乃其絕佳者此
帖臨摸鐫搨又其絕精蓋是舊本至元庚辰二月丁亥
歐陽玄題李宗道所藏同上

歐陽率更姜白石以為追蹤鍾王今觀此石刻尚使人
驚絕矧真跡哉因知白石之論為信然此化度寺碑蓋
舊本收者宜寶藏之至元六年歲庚辰三月十六日康
里巖書同上

右歐率更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石本王魯齋先生自
言兒時見其兄以此臨學時二百四十餘字其兄亡後

魯齋求補為全文而妍媸自見景定庚申人日所為跋
如此至咸淳己巳春又得河南范諤隆興初跋尾云慶
曆初其高王父開府公諱雍舉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
斷石砌下視之迺此碑稱歎以為至寶既而寺僧誤以
為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
石所在問之僧以實對公求得之為三斷矣乃以數十
縑易之以歸置里第賜書閣下靖康之亂諸父取藏之
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椎搨數十本已乃碎其石恐流
散浙右者皆是物也則以是為范公家本矣今又百三
十年而魯齋六代孫文英寶藏之如舊比今西安府學
本清勁文采相懸絕矣大抵書法有輕重之勢而近無

石本類皆一體填湊字內筋脈舉無存者余與他人言多不省今見此本乃知古人自有真也

解縉春雨集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許為妙品鄭漁仲金石略所載凡二十三種而行於南北者惟僧邕塔銘而已二銘多所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殊無精絕之本予嘗於越見胡文恭公所藏醴泉銘肥瘦適均精彩煥發識者定為初刻今觀此塔銘其精神絕與之類誠可寶玩也然塔銘尤信本得意書姜堯章謂勝於醴泉駸駸入於神品其亦知言哉元諸大老寘品評於其間者凡十有三人濂尚何言庸掇拾緒論而書於左方云

潛溪集

予兒時亟聞先憩菴府君稱化度寺帖妙出九成宮右

而未獲見每以為恨今太師英國張公廷勉出所藏舊帙乃駙馬李子期家物銘敘略備其空缺處率用印識若文書家所謂蓋印者帖後若趙松雪揭曼碩嚶子山諸公皆有題識惟謝端所謂藏鋒王沂所謂神氣深穩者最為得之周馳云石刻羽化久矣則此固二百年前物也張公博雅好文事尤重世澤其永寶之不獨如李氏所識也正德五年八月十日長沙李東陽識

懷麓堂集

趙子固以歐陽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雖不敢謂然然是率更碑中第一而化度尤精緊深合體方筆圓之妙而殘缺尤甚昔年得一本僅二百餘字後又致一本雖剝蝕其可讀者幾再倍之當是前百年物而字意

小緩散不能如前本之精勁也豈搨手微劣故邪因合而識之俟明窗細展究其所以異可也

舟州山人藁

唐歐陽詢虞恭公碑

右唐歐陽詢書虞恭公碑歐陽唐人楷法第一此與化度寺九成宮又歐陽書法第一三者之中此與化度又第一也石本皆在陝西近時陝西人苦於應酬日竊殘毀勢將不可永矣此本今江西布政使陳公為憲使時所惠予者予寶之如拱璧樂君象乾愛而能教子者求遺其長子輝學書且屬題識其後記予少時何嘗見此蓋不獨予雖鄉郡士莫不然也今有此者不知寶之寶之而不知學其自棄孰甚焉輝其勉之

陳循芳州集

唐歐陽詢房彥謙碑

右唐房彥謙碑彥謙立齡父也在隋任司隸刺史出為涇陽縣令卒官不大顯而隋書立傳二千餘字者蓋修史時立齡方為宰相故也彥謙自曾祖而下三世皆封壯武侯隋唐史立齡碑所書皆同獨此碑作莊武未知孰是碑李伯藥撰歐陽詢八分書在今齊州章丘縣界中世頗罕傳

金石錄

唐歐陽詢杜如晦碑

右唐杜如晦碑虞世南撰驗其字畫蓋歐陽詢書也如晦唐偉人史家立傳不應草草今以碑考之頗多異同傳言如晦大業中嘗以選補滏陽尉棄官去而碑言在

隋起家為雍州從事及煬帝幸江都代王使君判留守事蓋如晦未嘗為滏陽尉而亦未嘗棄官去也傳言秦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而碑作右庶子傳言為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而碑作攝侍中吏部尚書傳云其祖名杲而碑所書乃名徽傳云謚曰成而碑所書乃誠也蓋此碑乃太宗手詔世南勒文於其石其官爵祖父名諱不宜有誤皆可以正史氏之失矣

金石錄

唐歐陽詢司空竇抗墓誌

右唐竇抗墓誌歐陽詢撰并書其所歷官新舊史所書頗多闕略蓋抗在隋自岐州刺史遷冀州又遷定州又為遼東道行軍總管改朔州道遂授持節幽易燕澶四

州諸軍事幽州總管幽州刺史而史直云自岐州轉幽州總管其歸唐為弘化道安撫大使遷光祿大夫又為左武侯大將軍時以本官領同州刺史史皆不載其卒史言謚密而誌作容新史言贈司徒而誌作司空舊史亦為司空與誌合

金石錄

唐歐陽詢昭陵刻石文

右唐昭陵刻石文太宗為文德皇后立歐陽詢書其文載太宗實錄今石刻已磨滅故世頗罕傳

金石錄

唐歐陽詢昭陵六馬贊

右唐昭陵六馬贊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為文刻石於昭陵又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為贊刻之皆

歐陽詢八分書世或以為殷仲容書非是至諸降將名氏乃仲容書耳今附於卷末云

金石錄

唐歐陽詢臨帖

右率更臨帖吾家率更蘭臺世有清德其筆法精妙乃其餘事豈止士人模楷後裔勉旃庶幾不墮其美也

集

唐歐陽詢都陽帖

歐陽率更都陽帖用筆妙於起倒林夫臨摹殊不失真亦翰墨中異人也繫舟樊口蕭散於寒溪西山之上攜此書往來研味髣髴見古人同觀者潘邠老仲達李文舉陳元矩何斯舉

山谷集

唐歐陽詢度尚庾亮二帖

右唐弘文館學士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縣開國男歐陽詢字信本書度尚帖余元豐官長沙獲於魏泰庾亮帖壬戌歲過山陽獲於鍾離景伯各著半古印適合縫文曰清河圖籍之印乃昔一書也究延年之化豈不有神參孔壁之遺孰云致誤元祐庚午冬至蕭閒外舍裝贊曰渤海光怪字亦險絕真到內史行自為法莊若對越俊若跳擲後學莫窺遂起疋劣

寶晉英光集

唐歐陽詢夢奠帖

右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率更令渤海郡歐陽詢字信本書仲尼夢奠帖七十八字前後御府法書二小印後

有紹興小印合縫處古印甚多下跋一吉字未曉誰氏
庚寅十月購於楊中齋家悅生圖書亦曾入賈秋壑文
府率更初學王逸少書後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
之絕人得其尺牘咸以為楷範張懷瓘云歐陽真行出
於大令自羊薄已後略無勅敵獨永師恃兵精練議欲
旗鼓相攻歐惟猛銳長驅永則破膽奪氣法書苑亦云
信本行書蟬聯起伏疑結道聳裁蕭永之柔懦拉義獻
之筋髓比之諸勢出於自得此本勁嶮刻厲森然若
武庫之戈戟向背轉摺渾得二王風氣世之歐行第一
書也辛卯二月辛未重裝九日丁丑跋於嚴陵官舍金
城郭天錫審定真蹟祕玩

書畫跋題記

歐陽信本書清勁秀健古今一人米老云莊若對越俊
若跳擲猶似未知其神奇也向在都下見勸學一帖是
集賢官庫物後有開元題識具全筆意與此一同但官
帖是硬黃紙為異耳至元廿九年閏月望日吳興趙孟
頌

同上

韋續墨藪歐陽正行書在中上品歐教作書有八訣最
利初學學者觀古人書必觀墨蹟乃見妙處此夢奠帖
七十八字真人間絕無僅有希世寶也蓋嘗入宋御府
矣趙文敏公所題考碑志是三十七八歲筆故與後來
特異吾家蓄古墨跡此為最久正統八年四月六日楊
士奇謹書

東里集

唐歐陽詢子奇帖

右唐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太子率更令歐陽詢字信本書新序子奇帖行書見於淳熙祕閣書目御府帖也歐陽平生愛書故事度尚帖予家夢奠帖皆是故事夢奠帖暮年所書紛披老筆殆不可攀此帖精謹中歲書惜不刻石以永其傳也乙酉獲於廣陵甲午三月命工重裝於錢塘金城郭天錫祐之審定真跡祕玩

書題跋記

率更所書夢奠及子奇帖嘗獲觀於祐之郭公山房今三十年矣俛仰疇昔為之慨然泰定乙丑十二月廿又六日巴西鄧文原書

同上

率更令歐陽公書法在李唐朝居褚河南薛少保右則其妙可知矣拜觀新序一帖其筆力端重遒麗足為萬世法程學者烏可以片楮忽諸不特此耳吳興趙公書籤巴西鄧先生手跋亦足清玩也識者寶之大梁班惟志謹書

同上

唐歐陽詢千文

右率更令所書千文楊補之家藏本書家以分行布白謂之九宮元人作書經云黃庭有六分九宮曹娥有四分九宮是也今觀信本千文真有完字具於胸中若搆凌雲臺一一皆劑而成者米南宮評其真書到內史信矣此本為楊補之家藏勒其全文欲學書先定間架然

後縱橫跌宕惟變所適也

容臺集

唐虞世南道場碑

高陽郡隆聖道場碑隋祕書郎虞世南撰次書石世南以書名隋唐間而此碑最顯世競以摹本傳今其碑在定州龍興寺或疑為摹本以高陽郡在中山也考大業雜記九年閏月幸博陵以定州為先皇歷試所基遂改為高陽今世南謂大業龍集癸酉有詔改郡以記王業所興則與雜記合矣夫隋改寺為道場觀為玄壇貞觀十二年復寺觀舊名則當世南時隋謂道場必矣以此知碑非後世所摹也

廣川書跋

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然學久乃當知之墨池筆冢非

傳者妄也虞永興常被中畫腹書末年尤妙貞觀間亦已耄矣而是書之工唐人未有逮者元豐乙丑五月戊申平原監郡趙正夫會食於西齋出以示余諦玩無斁

山谷集

唐虞世南夫子廟堂碑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予為兒童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殆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

集古錄

頃見摹刻虞永興孔子廟碑甚不厭人意意亦疑石工

太遠今觀舊刻雖姿媚而造筆之勢甚適固知名下無
虛士也榮咨道嘗以二十萬錢買一碑即此碑舊刻其
中缺字亦略相類唯額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八字爲
異耳又碑末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
日己亥木書額相王書也又云朝議郎行左豹衛長史
直鳳閣鍾紹京奉相王教搨勒碑額雍州萬年縣光宅
鐫字又卷尾昔人題云咸通七年七月七日於二十二
姊處得龍兄來認今福夷無大費而甚愛之雖無前後
數十字非寶藏是書之本意

山谷集

入永興之室也元祐四年在中都初見榮輯子雍家一
本紹聖元年在湖陰又見張威福夷家一本其十二月
在陳留又見蔡寶臣致君家一本以石本未刳缺不以
摹本補綴則榮本第一張本第二蔡本第三亦嘗於他
處見數本新舊雜揉所謂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
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者也然尚有典刑亦不可廢也
陳留淨土院書

同上

右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武德時建而題云相王旦
書額者蓋舊碑無額武后時增之爾至文宗朝馮宿爲
祭酒請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爲武后時立者誤
也睿宗所書舊額云大周孔子廟堂之碑今世藏書家

得唐人所收舊本猶有存者云

金石錄

永興公守智永舊法故唐能書人盡變唯永興號為一以右軍譜系猶在也余嘗見大周本於故家精神迥整其雲仍散落不復可考此當在嫡孫行唐人唯魏華得正傳孔穎達碑與虞相似或云孔卒時永興下世已久

清容居士集

右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正書在今陝西西安府學乃宋王彥超翻本字之缺者凡一百七十有九予家藏舊搨唐刻因參校以足其文嘗記在京師時見世南真蹟謂以此文石本進呈太宗特賜王羲之黃玉印一顆則世南之書貴重於當時者固已如此但世之人不

見真迹故鮮有知是說者

金薤琳琅

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銘

世南汝南公主銘起草洛陽王護處見摹本云真迹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後十年見真迹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貞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旁小字注云赫赫高門在裴丞相家是其銘然此幅文但至半而止行下有空白紙猶空十一字此蓋卒日猶未言葬也闕文尚多安得便言赫赫高門不當後幅却與前幅不相連屬也其前標紅綾色如新有名幾立題其標云故祭酒崔十八丈綽嘗與寇章賀拔基皆以賞鑒相尋每稱服膺虞書多歷年所自會昌以來時覩斯帖因致

其真隸有加頃年崔丈每送予兄弟下第東歸必云此去獲見汝南帖亦何減於昇第邪所惜者闕其銘文耳咸通二年春於存神室輟獻子凝良足嗇愛也幾玄不知何人也虞帖爲時所重如此今好事家絕不曾見真跡摹本枕臥積時蚶牙頭風四摹帖一關中刻石帖今法帖所載耳世最少者子敬虞帖今好事家一字亦無耳

米芾書史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起草真跡先宋時藏洛陽好事家後歸張直清米元章嘗見之元初在郭祐之處後不知所在亦不知何年入石按元章云予臨汝南帖浙中好事者以爲真刻石今觀此刻字勢長而肥頗類米筆

田集

又張氏本十六日下有闕文校之良是然無旁注小字赫赫高門等語及幾玄題字雲煙過眼錄記郭本有米跋今亦不存蓋米喜臨晉唐書往往逼真而一時題記多略不錄况此帖世無別本必米蹟也予以孔子廟碑易於朱君性甫都玄敬見而稱愛遂題以歸之

文徵明甫

昔人於永興率更書俱登品神妙間而往往左袒永興余初不伏之以虞之內似未勝歐骨蓋謂正書也晚得永興汝南公主誌銘草一閱見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外意高可以並蘭亭詩敘治頭眩方卑亦在枯樹上游則非鄱陽薄冷險筆所能並駕矣此草吾鄉

陸太宰完所藏而李文正東陽爲識其後且云太宰見此本三十年往來於懷其弟長卿始購得之以爲快然余考米襄陽書史云先於洛陽王護見摹本後十年真迹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貞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與今文正相合但所云旁小字注赫赫高門在裴丞相家是其銘及前標紅綾色如新有名幾玄者題云云又宣和書譜已入祕殿而前後御題寶識今皆無之此豈即王護之本抑果真跡而流轉兵燹失標識邪襄陽又自言嘗臨汝南墓誌浙中好事者以爲真虞本此書雖妙極戈法而不無襄陽結構或即米所臨未可知也竊以爲右軍之宣示大令之白騎即一轉故

自佳耳何必鍾太傅哉

弁州山人葉

唐虞世南千文

虞世南所書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爾其字畫精妙平生所書碑刻多矣皆莫及也豈矜持與不用意便有優劣邪

集古錄

唐虞世南別帖

虞伯施手帖諭儒學不使一日失業恐子弟墮其家聲觀北堂書鈔大見功力子纂雖識書學而文業衰矣故知應氏九世文名爲儒林所歎可以爲難也方隋時伯施以文學推選任祕書郎來護兒以武略任將帥至唐來氏有恒濟反以文顯而虞氏子昶以不能世其業入

杖宿衛故陸元方戲曰來護兒兒把筆虞世南男帶刀
廣川書跋

唐虞世南書心經

虞書石刻雖不盡有尚多見之心經精妙始見此本章
二卿自言家藏已百餘年矣柳誠懸蘇浩夫人志銘此
本奇甚只一疊字真欲照人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不
如此不足為楷法戶造李公誠之示以大父參政文肅
公草堂所藏懷素自敘嘉定九年閏四月丙子同觀於
道山堂有疑為臨本者然亦妙矣未易輕議

攻媿集

唐虞世南真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啟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

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髣髴豈復見此神妙造
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
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
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道園學古錄

唐虞世南破邪論序

右破邪論序唐虞世南撰并小楷書世南之筆惟孔子
廟堂碑行世此文雖歐陽公趙明誠皆未之見而予乃
得見之豈非幸哉破邪論今載釋氏藏經其說不暇深
究若世南書則予之所嗜好故錄之

金薤琳琅

虞永興世南書蹟本自希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唯破
邪論序稍大者孔子廟堂碑而已破邪精能之極幾奪

天巧所以不入二王室猶似不能忘情於蹊逕耳舟州山人纂

唐虞世南奏草

右唐虞世南奏草真蹟中云伏蒙聖慈以臣進呈孔子廟堂記石本特賜臣晉右將軍王羲之黃銀印一顆臣已祇受盡在貞觀七年十月後有宋人題名及賈丞相悅生印今藏宜興徐氏乃閣老公故物也世南所書廟堂記予碑跋中嘗及之但羲之有黃銀印及太宗以之而賜世南此皆後人所未知故表而出之寓意編

唐虞世南積時帖

此卷或疑米臨然其研筆處特為瘦勁米書以態勝不

辨此也王元美家有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客亦有謂米臨者元美自題曰果爾則買王得羊於願足矣此帖則當出其右具眼者自能識取畫禪室隨筆

唐虞世南東觀帖

虞永興嘗自謂於道字有悟蓋於發筆處出鋒如抽刀斷水正與顏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故應不傳學虞者輒成算子筆陣所訶以此余非能書能解之耳其昌珊瑚網

唐褚遂良聖教序

褚河南書本學逸少而能自成家法然疎瘦勁鍊又似西漢往往不減銅籀等書故非後世所能及也昔逸少

所受書法有謂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河南豈所謂瘦硬通神者邪

廣川書跋

余舊藏褚登善聖教序記婉媚道逸波拂如鐵線蓋善本也後陝省致一紙輕弱不足言或以為翻刻或以為有二本第俱有可疑者舊藏本稱龍朔三年建按遂良以永徽六年貶漢州永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歲餘卒蓋未嘗生及龍朔也豈遂良常書之至是始摹搨上石邪陝省本則云永徽四年中書令臣褚遂良書攷之本傳宰相表遂良貞觀末為中書令後罷永徽三年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進尚書左僕射疑

皆後人附益之耳

弇州山人藁

三藏聖教序世傳二本余嘗評之以為王書如千狐聚裘痕迹俱無褚書如孤蠶吐絲文章具在然今藏書之家右軍之刻多有而中書之搨僅見簡翁此帙紙墨兩精原溥可以保矣甲寅三月十八日束髮畢題字

蒼潤軒

碑跋

唐褚遂良行書聖教序

褚河南書在唐人中極為富豔是碑之立在懷仁集右軍書時二十餘年前後宋道君楊小妹師之其所謂瘦金書者此其權輿也已

蒼潤軒碑跋

唐褚遂良孟法師碑

孟法師碑唐岑文本撰褚遂良書法師名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少而好道誓志不嫁隋文帝居之京師至德宮至唐太宗十二年卒年九十七

集古錄

此孟法師碑乃中書侍郎岑文本文諫議大夫褚遂良書也首脫唐京師至德觀主八字尾脫年月銜名三十三字碑敘脫百餘字詞脫二十七字當是割裱後歷世久遠罨池零落故耳第的然唐刻唐搨本波拂轉摺處無毫髮遺恨真墨池中至寶也攷褚公以貞觀十六年書時尚刻意信本而微參以分隸法最為端雅饒古意余嘗於黃熊所見而絕愛之今歸曹進士繩武相去里舍不百武得朝夕寓目一何幸也碑目見趙明誠金石

錄又余有舊翻本證之辨為褚書不然世不以為信本者鮮矣

弁州續藁

昔聞之陶九成云趙魏公以書法稱雄一世嘗見千文一卷以為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閱至卷尾方知為公書公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字文以百數此紙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構體規模八分蓋公於古人書無帖不習褚河南尤其所欽尚者也余觀褚書傳世者甚眾如聖教序兒寬贊哀冊文陰符經度人經各各臻妙並已著稱惟孟法師碑以公之言益以見重於世而東坡嘗評書云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有隸體正謂此帖云

莫廷韓集

唐褚遂良三龕記

右三龕記唐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書字畫尤奇偉在河南龍門山山夾伊水東西可愛俗謂其東曰香山其西曰龍門龍門山壁間鑿石為佛像大小數百多後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龕像最大乃魏王泰為長孫皇后造也

集古錄

唐褚遂良枯樹賦

枯樹賦故龍閣壽春魏公家傳云褚河南書其卷末題識止云正觀四年為燕國公書而無書人姓名余按徐浩書品云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恩倖用事嘗賜二王真蹟二十軸因製為十二屏以褚遂良枯樹賦為脚大

會羣賢張以示之薛稷崔湜輩見之皆廢食歎息驗此賦河南書明矣然既用作屏而今本乃橫卷豈非後之好事者重裝褙以便緘藏邪抑河南書此賦自有別本邪不可復知也觀其筆力適媚頗逼二王非河南不能為也而學者多云燕公于志寧也按志寧曾祖謹仕周開國封燕志寧正觀末始襲祖封而此賦乃在未封前豈當時公卿自有封燕者而史失其傳邪或志寧嗣封當在前而書傳記之誤邪又不可得而詳也予愛玩其書因究其本末而志於後

蘇魏公集

右枯樹賦世皆以壽春魏氏為真丹陽蘇丞相辨識之墨帖既藏魏氏今所傳蘇丞相跋尾者亦摸勒也至或

以雍元直所臨倣為魏本而系蘇跋其後余此本得之
壻汶陽梁正壽正壽雅好筆墨且自精賞魏鄭公嘗云
褚河南下筆遒勁甚得逸少體資此本皆蘭亭筆法識
者寡云開封丁禹錫毗陵胡承之以勒石大野晁无咎

記雞肋集

舊見陳了翁筆法清勁嘗疑其創自為家今乃知髣髴
出枯樹賦耳豫章金陵所刻何曾有毫髮似哉晁補之
字僅見以跌宕亦自有意况經前輩鑒定重以省印郡
記累累無不可考胡氏世家在東南為盛世將摹刻又
不一所此真蹟尤其所寶故所在用意識之歷官大略
備焉壬午五月廬陵劉辰翁題

珊瑚網

河南存筆在人間者數十年來特傳有襖敘一本在故
祭酒陳緝熙先生家號為真蹟而今亡矣此外雖贗本
亦罕經見此枯樹賦殆是元人繙搨其中不勝褰裳濡
足之苦其外正若桓大將軍之於劉司空甚多似而多
遺恨者後有晁補之跋却是真手筆辭氣筆勢皆極超
拔矯然游龍金陵人家蓄之請予鑒玩因書云爾予見
晁書前此止一小牘不知其精絕如此也

祝氏集略

唐褚遂良哀冊文

褚遂良書在唐賢諸名世士書中為秀穎得羲之法最
多者真字有隸法自成一家非諸人可以比肩此書蓋
其晚年筆紹興丙辰十二月初五日臣友仁審定

珊瑚網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褚登善所撰唐太宗哀冊文一卷舊嘗藏相臺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喬簣成所題定為唐人書詹君既自識其左復請濂一言之若論字畫當為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溫潤似虞其結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之殊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惟顏真卿得之耳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簣成雖號能鑒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器尚永寶之翰林學士金華宋濂題

潛溪集

褚河南書太宗哀冊文舊得之先友登州教授郭敬守先生書家論古名賢遺蹟河南傳世之佳者三龕碑兒寬贊及此帖耳三龕碑未得見嘗見會稽鄧宗經有兒寬贊墨蹟真妙絕此帖亦今世所罕見者余家諸帖此當為冠

東里續集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灑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於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為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嘗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

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遜志齋集

褚公初以善書見知文皇後數直諫補益國事殊多遂受顧命以大節著為唐名臣卒之書為餘事此其書文皇哀冊文藏於吳江史明古明古喜讀史能陽秋古人不獨貴其書也然於古人所愛則得其摹刻之語亦深味之况其手蹟哉則雖謂貴其書亦可也

匏翁家藏集

右故相河南公褚登善書唐文皇哀冊文得之吳江史氏家蓋九百年而紙素完好墨色爛然刺眼真神物也評書者謂河南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第狀其美麗之態耳不知其一鈎一捺有千鈞之力雖外拓取姿而中

撇有法此晚年筆似非虞永興所能低昂也卷初落江南深山中且諱避故不登宣和御府及入海岳長睿諸君眼然亦用是得脫金燼為光堯帝阿暉賞識顯晦固有時耳宋景濂嘗為詹國器跋一卷云似河南筆然中落八字又無諸賢款識其為贗本無疑阿暉既當上誇其父余之所得視景濂不既多乎

舟州山人藁

唐褚遂良模禊帖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本朝丞相王文惠公故物辛未歲見於晁美叔齋云借於公孫辛巳歲購於公孫獻黃素兩幅至欣字合縫用證摹本僧字果徐僧權合縫書也雖臨王帖全

是褚法其狀若巖巖奇峰之峻英英穠秀之華翩翩自得如飛舉之仙爽爽孤騫類逸羣之鶴蕙若振和風之麗霧露擢秋幹之鮮肅肅慶雲之映霄矯矯龍章之動彩九奏萬舞鵷鷺充庭鏘玉鳴璫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賞羣賢也至於永和字全呈其雅韻九觴字備著其真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若夫臨倣莫稱於魏薛賞則不聞於歐虞信百代之秀規一時之清鑒也壬午四月二十二日寶晉齋舫手裝襄陽米芾審定真蹟祕玩

寶晉英光集

右唐褚遂良所臨王羲之蘭亭禊帖永樂八年上在春宮得墨本命工刻之於石時大臣及近臣侍監國者各賜摹本得者裁六七十人非恭慎端厚有文學者不預蓋貴重之也此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謙所被賜者間出屬臣士奇識於後臣侍上最久蓋嘗竊聞賜帖之旨非獨矜重法書要在獎勵其人焉謙初為大理少卿上嘉其儒雅且明正寬厚志存澤物有大臣體特奏太宗皇帝以為右副都御史無幾又命署刑部尚書而諭之曰余知卿無忝也既嗣大統廷臣雖有進官者然悉無舊職獨以大理平天下刑獄非謙不可遂改大理卿謙感知遇之厚孜孜盡心若宋歐陽觀所為求生道於死獄者謙蓋有焉凡人之麗於辟者往往心誠服之而無憾今九重惓惓夙夜圖惟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謙亦圖

惟厥終用永彰皇上知人之明而不忝明良千載之遇
則家藏此帖固子孫萬世之寶嗚呼尚敬之哉

東里集

米元章書史云唐摹蘭亭有二其一為王文惠家褚遂
良黃絹上臨本其一劉涇收唐絹臨本今此本是元章
所題手筆審定真跡以為褚法之妙薛魏歐虞所不能
及殆即黃絹本也大理以十三百千購之仍詳訂其始
末復以示余已無能讚歎聊補其未備云

余允文仲蔚先生

集

唐人臨右軍襖帖自湯普澈馮承素趙模諸葛貞外其
嚴整者必歐陽率更而佻險者咸屬褚河南河南蹟尤
多米襄陽既於書史稱得蘇沂家第二本以為出他本

上然考之是雙鉤廓填耳書史又云右軍筆精大令日
寒二帖薛丞相居正故物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高
郵并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臨蘭亭一本乏貲之官約以
五十千質之後王以二帖質沈存中而攜褚書見過請
售因謝不復取後十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
因賀鑄持至高郵以二十千得之此本藏深山民間落
黃拾遺熊手以百三十金售予後有襄陽題署備極推
與且云是王文惠公故物辛巳歲購之公孫瓚與書史
語合按蘇家本於崇寧壬午閏六月手裝此則壬午之
八月手裝耳書法翩翩逸秀點畫之間真有異趣襄陽
所稱慶雲麗霄龍章動采庶幾近之蓋山陰之詰嗣而

蘇本則其仍孫何得甲彼乙此邪今年為萬曆丁丑上
距裝裱之歲蓋七甲子少三正朔耳安得不六倍其直
也又有李伯時一跋雖真蹟而似非題此卷故剔之以

戒蛇足

弇州續藁

行書蘭亭序褚河南臨澄心堂紙米元章跋在海寧陳
家缺三行又蘭亭褚臨墨跡絹本王弇州家藏復歸新
都汪太學有米元章小行楷跋今在廣陵

容臺集

唐褚遂良書陰符經

陰符經說者甚衆以文義不貫頗費牽合蓋嘗疑也唐
李筌傳驪山老母之舍曰此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百
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

之法下有彊兵戰勝之術分爲三章又有六注謂太公
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及筌也繫以正義不言誰作後
序中謂出於驪山老母亦間有無主名者略計太公之
言八張良之言九鬼谷六諸葛五范蠡才一見而筌及
正義尤詳又與世所版行注本不同後有斷章三贊又
士希嚴不知何許人作贊三道十九首可謂備矣或總
題其後云觀注者粗得一二若贊者略無髣髴信其奧
妙不可以智知而言說姑存之耳誠哉是也比歲於都
下三茅寧壽觀見褚河南真蹟注本始知上古真仙谷
出語一二以至三四自愚人以天地文理聖而後不言
為誰其間有若相應答亦旨意全不聯屬者將由羣仙

之集而為之邪抑高真會粹而成此經邪初有道流攜以求售索價不貲未幾羽化於觀中遂為三茅寶藏摹得其本以歸茲因徐粹中醇一為慈谿至道宮建藏手寫以遺之凡見河南所書三本其一草書貞觀六年奉勅書五十卷其一亦小楷永徽五年奉旨寫一百廿卷及此蓋書百九十本矣二者皆見石刻惟此真蹟尤為合作字豆小而楷法精妙河南卒於顯慶三年年六十有三永徽所書則五十有九矣豈惟筆力不可跂及亦安得此目力邪然三本詳略亦自不同草書本又冠以黃帝陰符經要當以此本為善仍命長子淳細書臨摹於後尚存舊本之萬一云

攻媿集

唐褚遂良兒寬贊

河南三龕孟法師二刻早年所書房公喬聖教序記長安同州本並晚年書此兒寬贊與房碑記序用筆同晚年書也容夷婉暢如得道之士世塵不能一毫嬰之觀之自鄙束縛於毫楮間耳諸王孫趙孟堅子固書

郁逢慶

續書畫題跋記

褚河南漢兒寬贊正書三百四十字中刮去字蓋國諱也河南書豈待贊而顯子固所謂容夷婉暢者殆得之矣至順四年閏三月廿四日柳貫識

柳待制集

子固以此贊與三龕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為河南晚年書碑有歲月誠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真蹟自不無少

異蓋其轉抑精神處有非摹勒之巧所能盡也至正元年夏四月二十三日黃潛記

黃文獻公集

褚河南書清勁峻凝平生大節蓋已見筆墨之間古謂書類其人信哉豫章揭法記

揭伯防集

潛溪宋先生題褚河南書云登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其溫潤似虞結體則法右軍人徒見所書或與薛稷類者疑之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惟顏真卿得之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此題識唐太宗哀冊文也余嘗見之此所書兒寬贊筆意正同趙子固柳道

傳先生黃文獻公揭伯防跋語皆真蹟但柳先生以刮去五字爲宋國諱則又見宋以前文字亦諱此不知何也此書非深識者不達其妙又試以余書求之翰林學士解縉紳識

春雨集

褚河南工隸楷尤爲當時所重近世罕見真蹟此有以枯樹賦墨本示余殊不足以啓人意見其僞無疑今觀此書筆勢翩翩神爽超越大勝家姪帖諸刻誠可爲希世之玩也永樂辛卯春正月庚寅廬陵胡廣觀畢拜手

謹識

冕菴集

褚遂良善書與虞齊名世南嘗薦之文皇世南死登善獨擅大名當時御府所收右軍真蹟贗者相半他人不

能識登善輒能辨之至纖悉不爽後遇有所購必經審
鑒爲定及其自書乃獨得右軍微意評者謂其字裏金
生行間玉潤變化開合一本右軍其諸帖中西昇經是
學黃庭度人經學洛神陰符學畫像湖州獨孤府君碑
越州右軍祠記同州鴈塔兩聖教序記是其自家之法
世傳蘭亭諸本亦與率更不類蓋亦多出自家機軸故
也今觀永新文學鄧仲經甫所藏兒寬贊正與蘭亭聖
教序記諸帖相似筆意婉美似瘠而腴似柔而剛至於
三過三折之妙特加之意誠褚法也後有趙子固及柳
道傳黃潛卿揭伯防諸公跋尾皆信而可徵柳公謂中
間刮去弘字爲宋國諱信然宋人以弘爲弘是也
弘宣祖諱永

樂辛卯二月獨山王偁觀畢書於鍾山書屋

虛舟集

褚河南博雅通識工隸楷初師虞永興晚得右軍筆法
正書道勁直班歐虞貞觀中諫議大夫兼起居注文皇
嘗問曰朕有不善卿亦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職在
載筆君舉必書其爲人忠直貞亮可知矣觀此書兒寬
贊瑤臺青瑣春林羅綺之喻不虛也而剛方正直之氣
溢於翰墨之間誠類其爲人千載之下其流風餘韻即
此可想見矣山東憲使雲間黃汝申出以見示不勝喜
幸杜子美有云金鍾大鏞在東序冰壺玉鑑懸清秋余
於褚書亦云汝申其實之正統四年正月丙戌豫章胡

儼謹題

頤菴集

此卷舊藏故人鄧宗經所宗經爲廬陵永新潛山三縣學官皆攜以自隨洪武壬午予獲觀於廬陵永樂丁亥又獲觀於永新是時學士解公赴桂林任予送至彼解公題此卷深欲效河南筆意題畢自謂與平日所書迥異從行有黃生學書於公熟識公字公戲以手掩其名召生試觀問爲誰書生錯愕莫能辨因撫掌大噱後五年辛卯春宗經攜至南京寓余官舍中翰林諸公俱來就望而檢討王公孟陽欣然許題其後且以就望爲不足借歸觀之往返數四一日大雨中學士胡公肩輿來索而卷適留孟陽所亟命院吏二人荷氈衫往取留其家二日所題字亦異平日書蓋觀此而有以啓其新意

也今少傅東里楊先生時在春坊以少暇未及觀最後始與宗經攜卷詣其私第值暮秉燭展玩良久會公冗弗果題識宗經常闕然於懷宣德乙巳予至潛山宗經袖此卷欲以遺予且曰君子不留意於物吾老矣付之得人則於此卷無負矣予辭以素不善書當求善書者付之庶幾不負今年冬予至雲間大參黃公汝申忽出此卷示予自言前此兩月過安慶得之秀才李生生名善嘗從宗經遊豈宗經屬以擇人而授生生知黃公好古博雅而又長於法書故竟以歸乎黃公然李生可謂能知人宗經亦無負於此卷矣展玩之餘俯仰今昔非但河南之墨跡足爲寶玩而當時二三君子之餘韻猶

可想見因詳著於卷尾正統二年丁巳十一月晦廬陵
周忱書於雲間之三陸書院

雙崖集

唐褚遂良臨右軍文賦

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縣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
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
語但難為知音爾李翹叟出褚遂良臨右軍書文賦豪
勁清潤真天下之奇書也

山谷集

唐褚遂良千文

褚遂良書見於石刻者世亦甚鮮况其真蹟乎今觀所
書千文柔勁險媚真如鐵綫縈結而成或者評為柳誠
懸所臨褚書似則似矣其入神處恐非誠懸所至也

宋

學士集

唐褚遂良清娛墓誌銘

褚河南刺同州時夢一女子自稱司馬遷侍妾姓隨名
清娛因遷出遊攜清娛居此會有事出都清娛遂僑居
於同後遷故清娛以悲死夢中特乞河南一言銘墓以
垂不朽其書尤秀婉可愛子長足跡半天下豈遊畢猶
置妾近地入都而後謀歸之邪然考子長遭腐刑退而
著書年月頗久清娛終不歸至子長死而後一身殉之
觀子長君臣朋友之間一深情人也獨何忍於清而不
為定其去留是不能無疑在河南非妄言者至曰為天
帝所閔得賜血食一州乃知處倫常之變用情得其正

者雖屈而必伸不當憤激藉青蠅為弔客也

李昱放鵬亭集

唐褚遂良靈寶經變字

余家舊藏褚遂良靈寶經變字一卷紙墨淳古字畫闇而俱完精神如新以之較衡山先生停雲初刻多廿有八字豈當日所搨互有明晦遂因之為存亡邪可以信古刻之當多收也然於此益見衡山先生之苦心也以二刻並觀如出一石若非多少不同無緣知此為宋搨矣先生摹臨之妙蓋千古之絕技進乎道矣恐後之覽者亦疑停雲為文家一筆書幸有此證故特表而出之以信百世或可為停雲重否

墨林快事

唐褚遂良心經

懷仁所集序記後殿以心經雖不能遍及三藏然六百五十七部以般若為宗般若以心經為宗系之未為不躡也而褚序記則無有非闕典與乃褚自有獨本心經以天寶元年刻於河北道宣慰使陳令望者尤為峻拔比之序記字差縮而精神風度不似兩時書豈褚見懷仁之集又賈其餘力邪而無復好事者合刻為完璧其搨本海內亦遂少傳豈不久為賊所據當遂不存邪而此本亦必其初出日所搨是以筆法神氣不失毫末視今日之序記不啻天壤幸為余寶可望不幻去矣輒以為唐人真書第一合不遜懷仁本也

墨林快事

唐李靖上西嶽書

世傳扶餘國事類若劔俠而衛公從之似以任縱自喜然考其行事則動以禮法自約又若老書生此書豪武自將亦既放矣或疑其偽將其暴侮神羞求合於杳冥者乎亦當時憤激感慨豪氣未除而然邪劉餗嘗言衛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詞色抗厲後有聲曰僕射好去後果如言此書殆似或真有是邪將後人因此附益之乎餗在開元中其說似有據若可信也

廣川書跋

右唐李衛公布衣時上西嶽書真蹟蓋厭隋亂已極負濟世之志奮欲有為而咨之神明之辭也士重乎立志養氣衛公此書志已先定而氣蓋宇內矣是以卒能輔明主而建功業焉其書亦佳石刻在廣西余得之劉長

吾僉事云

東里集

唐李百藥汎愛寺碑

李百藥字僅存其下磨滅而書字猶可辨疑此碑百藥自書字畫老勁可喜秋暑鬱然覽之可以忘倦

集古錄

唐殷令名裴鏡民碑

右唐裴鏡民碑殷令名書令名與其子仲容皆以能書擅名一時而令名遺迹存者惟此碑耳筆法精妙不減歐虞惜不多見

金石錄

唐殷令名書頭陀寺碑

右唐殷令名書頭陀寺碑齊王簡棲所撰錄於文選令名之子仲容官禮部郎據法書要錄云仲容奕世工書

精妙曠古今名嘗書濟渡寺額後代程式父開山也武
德中為尚書故闕山字而李氏諱不及淳日照基誦者
正在真觀永徽間跋尾書惟則者集賢待制史惟則小
泥滉字即唐相晉國忠獻韓公所寶書也元祐戊辰集
賢林舍人招為茗雪之遊九月二日道吳門以王維畫
古帝王易得龍圖閣待制俞獻可字昌言之孫翌日與
葛藻字季忱檢閱審定五日吳江艤舟垂虹亭題

寶晉英

光集

唐薛純陀辦法師碑

右辦法師碑李儼撰薛純陀書純陀唐太宗時人其書
有筆法其道勁精悍不減吾家蘭臺意其當時必為知

名士而今世人無知者然其所書亦不傳於後世余家
集錄可謂博矣所得純陀書祇此而已如其所書必不
止此而已也蓋其不幸埋沈泯滅非余偶錄得之則遂
不見於世矣迺知士有負絕學高世之名而不幸不傳
於後者可勝數哉可勝歎哉治平元年閏五月晦日書

集古錄

右唐辦法師碑薛純陀書歐陽公集古錄云純陀太宗
時人其書有筆法意其當時必為知名士而今世人罕
知者集古所得純陀書祇此而已余按法書要錄云薛
純陀學歐草微傷肥鈍亦通之亞也然則純陀當時真
知名矣余又得純陀八分書比干碑歐陽公所未嘗見

也與純陀同時有薛純唐太宗命書砥柱銘者其筆法與純陀絕相類疑即一人蓋唐初時人名姓多如此爾

金石錄

辨法師碑薛純陀書昔歐陽公嘗評其不減率更然所書不傳永叔所得唯此純陀貞觀十二年奉勅書銘砥柱其字磊落如山石自開隱鱗而出可以見方丈之勢固無牽強以成當時如虞伯施褚登善號能書者皆避而讓之其後柳誠懸愛其書恐失其次第則又別書於石後世得純陀所書砥柱銘者皆碎雜叢疊必按此序之砥柱銘為薛純而此碑為薛純陀嘗為祕書正字本名純陀後以純自列於時余於類書見之

廣川書跋

唐薛純砥柱銘

薛純即薛純陀見辨法師碑跋

唐砥柱銘貞觀十二年特進魏徵撰祕書正字薛純書其字因山鑿鑿就其窪平隨多少置字故不成行序宛轉索於欽噉間以摹故石雖存而頗難得世知貴之唐以書學相高刻石之文此其最大者也筆力有餘點畫不失尚多隸體氣象奇偉猶有古人體法其後柳公權書刻招提今已譌缺不可讀惟純所書在濁河間得完蓋摹擊之工不至故耳

廣川書跋

唐宋才郎穎碑

唐郎穎碑李百藥撰宋才書字畫甚偉穎父名基字世業而李百藥書穎世次但云父世業又書穎兄茂碑亦

然考其碑文有皇基締構之言則基字當時公私無所諱避而於書世次字而不名不詳其義也是以君子貴乎博學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書

集古錄

唐諸葛思禎李孝同碑

孝同者淮安靖王神通之子史但附名神通傳末碑亦磨泐可讀者才半中有云太宗為秦公孝同隸焉承間啓王曰秦公瞻視非常功業又大雖非儲貳必膺寶曆靖王心然之云云此亦可為先見矣撰文姓氏已不可求書者據趙明誠為諸葛思禎今亦磨蝕但其筆法虯健波拂處大類褚河南可寶也

石墨鐫華

唐李懷琳倣晉嵇康絕交書

右唐李懷琳倣晉嵇康絕交書真蹟具載唐竇蒙述書賦注宋周越法書苑等書歷代傳賞者也此書筋肉豐壯位置典古如雲行水流渾然無迹高出懷琳所作衛夫人七賢等帖上蓋叔夜書唐世尚存懷琳得以倣之宜其高於自作至於兔竚洒豎等古字亦有所本也劉燾無言以能書名宋亦嘗摸刊於續帖中辨論之詳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此帖又經韓平原賞閱圖印具存漁陽鮮于伯機寶愛終世行草之源亦出於此唐初名手書文贍字妙如此者世不多見况是法書中烜赫者也德常其保藏之東楚湯屋君載書於燕山張氏清容齋延祐庚申四月五日

停雲館帖

右唐曹參軍李懷琳所摹絕交書今監察御史安成張公鰲山所藏雙鈎廓填筆墨精絕無毫髮滲漏蓋唐摹之妙者按海岳書史及東觀餘論並言懷琳好作偽書世莫能辨今法帖中七賢衛夫人等帖皆出其手而唐竇氏述書賦亦云爰有懷琳厥蹟疎壯假他人之名字作自己之形狀觀此則懷琳在當時已推其摹搨之工矣此書相傳臨嵇康本而此卷後有右軍字不知何也續法帖雖載此書亦不言其臨何人惟張彥遠云嘗見叔夜自書絕交書云云故黃長睿以為此書唐世尚存懷琳見而倣之且謂中有古字非能自作愚按此帖字蹟多類右軍在前若劉伶阮籍字畫雖佳然皆疎宕

縱逸非若此帖精神沓拖行間茂密卓然名家也且其文與文選所載微有不同尤不可曉而長睿云此書去七賢衛夫人遠甚蓋亦有所疑也豈右軍嘗書此帖而懷琳摹之邪抑懷琳好右軍之跡倣而為之邪正德庚辰十一月晦跋

莆田集

唐趙模摹集晉人千文

趙供奉所書千文如謹勅士不敢毫髮自縱在繩束外至今見者為之斂衽退步及觀困學翁跋則如神龍天馬殆不可羈其間法度出於自然噫此筆亦不可多得矣我輩何敢仰望下風因乘興效顰值子玉千文卷錄以還延祐庚申夏五玉霄滕賓拜手

珊瑚網

左右內率府錄事參軍趙模集右軍行書為千文模在唐有能書名嘗與韓政諸葛貞馮承素等奉敕臨摹蘭亭逮今猶有存者予於祕府頗見之最喜其善用筆而正鋒恒在畫中所以度越諸人也歟此本係鮮于奉常家藏者神采尤沉著不露可寶也

宋學士集

晉人之書見於今日者大抵石刻耳如趙公去晉未遠其所摹集多予平生所未見者固宜蓋褒鄂已沒庶幾見其英姿颯爽於縑素間者曹將軍之功也明古其謹藏

匏翁家藏集

唐趙模高士廉瑩兆記

右唐高士廉瑩兆記唐史及元和姓纂皆云士廉父名

勵而北史作勸今此碑與北史合蓋唐史及姓纂轉寫誤爾許敬宗撰趙模書模字畫甚工蓋貞觀中太宗命臨蘭亭序者

金石錄

唐馮承素臨本樂毅論

右搨本樂毅論是貞元十二年四月九日勅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真蹟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郎護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妙備盡楷則也褚遂良記

書畫題跋記

書畫譜卷七十一
彦遠家有馮承素蘭亭元和十三年詔取書畫遂進入
內今有承素樂毅論在並有太宗手批其後張彥遠記
同上

唐陸柬之千文

陸柬之當唐太宗高宗之朝故書千文闕淵明治三字
少學書於其舅虞世南晚乃習二王法故體象與世南
殊不類張懷瓘謂一覽未察沉研始精則王虞神氣柬
之筆下為可分矣 松隱集

唐陸柬之蘭亭詩卷

柬之為顏平原外甥書法足當宅相真蹟絕少曾見蘭
亭詩五首於項子京宅書法絕似定武本禊帖凡二百

六十字漫漶者廿餘字墨氣若新精彩飛動大是神物
後歸余前有趙字後有神品二字印記當是魏國故物

馮夢禎快雪堂集

唐高正臣明徵君碑

右唐明徵君碑徵君者梁明山賓也高宗朝其裔孫崇
儼以方技進故立此碑舊唐史言高宗自製文而書之
非也蓋高宗撰文高正臣書耳 金石錄

右高宗御製王知敬篆碑陰有栖霞二大字乃大中庚
子歲所立今碑乃景子此即米芾所謂手摩一丈玉讀
盡上元記者書自聖教序中出極有風骨可愛 蒼潤軒碑跋

唐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唐道因法師碑中臺司藩大夫李儼撰蘭臺郎騎都尉歐陽通書通率更令詢之子書法出家學矩矱森嚴意度飄逸但少含蓄之趣耳

東里續集

道因與玄奘同譯經者見高僧傳碑文亦宏麗饒其家言然去藺栖頭陀不啻一小劫耳評者謂歐陽蘭臺瘦怯於父而險峻過之此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眉宇間有風霜之氣可重也余嘗謂皇象文武索靖載妖帖章草中鳥跡筆者顏真卿家廟茅山碑正書中玉筋筆者蘭臺道因碑正書中八分筆者此未易為俗人言也

弁州山人藁

唐歐陽通別帖

今世所見通書惟三碑其別帖殆存此也筆力勁健盡得家風但微傷豐濃故有媿其父至於驚奇跳駿不避危險則無異也書家論通比詢書失於瘦怯薛純比詢書傷於肥鈍今視其書可信也

廣川書跋

唐顏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

右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成都縣令顏有意書撰人題法曹陳王文學太子詹事待詔弘文館陵州長史而姓名殘缺不可辨集古錄直以為有意撰非也碑陰載當時官僚姓名後人題云此記賀遂亮撰未知果是否記文敘述前世遺跡考究同異文詞古雅甚可喜也

金石錄

唐武盡禮寧照寺鍾銘

武盡禮筆法精勁當時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稱之見於文字者豈其工書如盡禮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爾余每得唐人書未嘗不歎今人之廢學也

集古錄

唐趙仙客徐元禮碑

右徐元禮碑崔行功撰趙仙客書元禮唐高祖子也以碑考傳年壽官闕悉同而碑云使持節徐譙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又云贈太尉使持節大都督冀相貝滄德棣魏博等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傳云為徐州都督又云贈冀州大都督傳既簡略又都無法而碑之所書亦失也蓋刺史非兼州之官都督非一州之號碑云

持節徐譙泗三州諸軍而傳獨為徐一州刺史此其失也當如前史持節秦涼州諸軍事秦涼二州刺史乃為得爾其書贈官則如碑之書是矣蓋為一州刺史而兼督八州軍事爾都者有所兼總之名也此特小故而余區區辨之者前史失之久矣又國朝自削方鎮之權而節度使都督無復兼州而舊名不除是節度都督自施於已此不可不正其失也治平甲辰中元日書

集古錄

唐宋之孫襄州刺史封公碑

右唐襄州刺史封公碑宋之孫書字畫頗佳之孫之問弟也

金石錄

唐孫過庭書譜

孫虔禮書譜刻石凡三其一祕閣續帖末有宣政印記者最為完文今不可復得矣余遊燕中有偽作古色以鬻者其刻亦佳而中有兩訛字蓋祕閣之帖遺於後而紙敝墨渝刻者承之賴以辨耳其一末有宣政印記而前缺一二十字蓋自內府出而卷首稍剝破然自真蹟上翻刻故獨佳中間結構波撇皆在其三為文氏停雲館刻則影響耳虔禮書名烺烺一時獨竇泉貶曰凡草間閭之類此帖濃潤圓熟幾在山陰堂室後復縱放有渴猊遊龍之勢細翫之則所謂一字萬同者美璧之微瑕故不能揜也因書於第二本後

弁州山人藁

唐孫過庭草書千文

右衛胄曹參軍孫過庭字虔禮唐垂拱時人草書專學二王余初得郭仲微所藏千文一軸筆勢遒勁雖覺不甚飄逸然比之永師所作則過庭已為奔放矣而竇泉謂過庭之書千紙一類一字萬同余固已深疑此語既而復獲此書研窮之久視其興合之作當不減王家父子至其縱任優游之處仍造於疎此又非泉所能知也顏魯公與夫人書今亦在吾家皆蘇子由吉祥閣所見因復記之保寧賜第王詵晉卿

珊瑚網

昔人評孫書謂千字一律如風偃草意輕之也余謂書譜雖運筆爛熟而中藏軌法故自森然頃用卿出千文真蹟觀之尤可以見晉人用筆之意禪門所稱不求法

脫不為法縛非入三昧者殆不能辦此用卿其永寶之

焦竑澹園集

孫虔禮千文真蹟吳審叔所藏首有乾卦圓印則宋禁中物中有趙魏國大雅印鈐縫又江表黃琳等印蓋皆收藏家虔禮書法有名於唐所傳有千文書譜但見石刻而已今觀千文真蹟出入規矩姿態橫生如蛟龍之不可方物似從右軍大令換骨來視宋元人遠隔幾弱水三千矣內孔懷二字倒切磨下缺至承字桓公匡合桓字作齊余素不善草愧未嘗學三復此卷見其筆勢飛動有遊刃弄丸之妙不覺心折書譜真蹟儻在天壤間又不知終能寓目不審叔名士諤余友人康虔之子

時萬曆乙巳夏四月上澣日寓溪南吳氏翠帶樓跋

馮

夢禎快雪堂集

此孫過庭真蹟也觀其結字猶存漢魏間法蓋得之章草為多即永師千文亦爾乃知作楷書必自八分大篆入門沿流討源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學過庭者又自右軍求之可也

畫禪隨筆

唐孫過庭書景福殿賦

書家評孫過庭章草用筆雋拔如丹崖絕壑筆勢堅勁予不能無疑觀此帖用筆稽古有漢魏之風終卷結字無點畫差謬書賦云千紙一類一字萬同蓋知非虛談也近見王內翰所藏書譜真蹟與此賦極相類又有墨

本千文差不逮矣建中靖國元年春三月曾肇題於玉堂之西軒

戲鴻堂法帖

唐鍾紹京襄州徧學寺禪院碑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黃門侍郎修國史韋元慶撰太子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郎阮弘靜與其屬人建徧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辭學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衆推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衆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惟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為比然今所見

特此碑尚完尤為可愛也徧學寺於宇文周為常樂寺於今為開元寺

元豐類藁

唐鍾紹京楊曆碑

右唐楊曆碑題云義男光祿大夫前中書令上柱國越國公太子右諭德潁川鍾紹京撰銘并書曆中官楊思勗父也紹京出於胥史無他才能特以夤緣附會致位宰相固無足道者然屈於閹豎至以父事之而著之金石略無愧恥亦甚矣新舊史皆闕焉故余詳錄之

金石錄

唐鍾紹京書千文

唐越國公鍾紹京書千文筆勢圓勁在丞相恭公孫陳并處今為宗室令穰所購諸貴人皆題作智永余驗出

唐諱闕筆及以徧學寺碑對之更無少異大年於是盡
剪去諸人跋余始跋之

米芾書史

唐鍾紹京書遁甲神經

右鍾紹京書遁甲神經有宣和政和小璽宋徽宗標識
倪元鎮家藏有元鎮跋語筆法精妙迴腕藏鋒得子敬
神髓趙文敏正書實祖之余從真蹟臨寫數行鍾書世
無傳本自可以意求耳

容臺集

唐殷仲容書流盃亭侍宴詩

右流盃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臨汝陽留宴
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十年汝水壞亭
碑遂沉廢至正元中刺史陸長源以為嶠之文仲容之

書絕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又自為記刻其碑陰武
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為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
號稱賢者乃獨區區於此何哉然予今又錄之蓋亦以
仲容之書可惜是以君子患乎多愛

集古錄

唐盧藏用蘇許公碑

蘇許公瓌武功人景雲元年十一月葬於武功碑隸書
剝蝕過半存者才十三書法猶有漢魏遺意金石略云
盧藏用書而金石錄云藏用撰書攷文苑英華藏用撰
序張說撰銘今碑後猶有范陽張說字鄭趙二公未見
邪

石墨鐫華

唐顏惟貞書武承規墓誌

右唐武承規墓誌蘇頲撰顏魯公家廟碑載魯公之父
名惟貞字叔堅嘗為太子文學今此誌題太子文學顏
叔堅書豈非以字行乎家廟碑又稱叔堅受筆法於舅
殷仲容氏特以草隸擅名云

金石錄

唐賈膺福大雲寺碑

右周大雲寺碑賈膺福撰并八分書其筆法精妙可喜
按舊唐史云武后鑄九鼎圖寫山川物象命工書人賈
膺福薛昌容李元振鍾紹京等分題之紹京之書世固
多有膺福筆蹟雖僅存然世亦未有稱之者如昌容等
書遂不復見以此知士所以自著於不朽者固在德而
不在藝也

金石錄

唐賈膺福修封禪壇記

右唐修封禪壇記賈膺福書初余得膺福八分書大雲
寺記愛其筆法後又得此記字為小楷尤工妙可喜云

金石錄

唐唐奉一中興聖教序

右唐中興聖教序中宗為三藏法師義淨所作唐奉一
書刻石在濟南長清縣界四禪寺寺在深山中義淨真
身塔尚存余屢往游焉得此文入錄按御史臺記奉一
齊州人善書翰武后時為御史後坐誅翦皇族廢

金石錄

唐劉升華嶽昭應碑

右碑序頌華陰主簿盛廩為故相許國蘇文憲公頲祈

雨獲澍而作者也侍御史劉升書按趙明誠金石錄於唐碑搜訪殆徧而獨遺此升書亦僅一見於此碑而已書法八分頗適美可仲季惟則升卿而乏漢意聊為錄之

弇州山人藁

唐李承福智乘院碑

長子縣智乘院碑唐鄭王文學阮立德撰李承福書碑成於咸亨中則文帝時也考次鄭王元懿唐高祖第十三子武德四年分國於滕出刺沅州貞觀七年徙鄭十七年持潞州節改絳州一年再持節潞州復持節絳州所至以能稱善決大獄高宗褒以優詔當其時鄭王名重於朝廷為宗室表顯慶元年持節安沔隨郢安州刺

史此其所歷也唐書惟敘鄭潞絳三州不言再持潞絳節其為安州刺史亦不著也子敬嗣國新舊書皆作璫蓋因其弟琳顯名疑皆從玉也唐在中世宗子皆以材任職而敬之三世為夷簡為宗閔琳之再世為勉皆位宰相其在當時至顯而史所書若此其可勝考邪然琛珪琰璿璣珩碑皆不具而別見於龕石此宜史官不能備錄也

廣川書跋

唐郭謙光崔敬嗣碑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為唐名族而敬嗣不顯皓為昭文館學士然亦無聞其事實文辭皆不足多采而余錄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韓

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此余屢以為歎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集石錄

唐郭謙光尹尊師碑

右唐尹尊師碑郭謙光八分書謙光八分初不見稱於唐人獨歐陽公盛稱之以謂不減韓蔡李史四家余因訪求久得崔敬嗣及此碑著錄焉

金石錄

唐郭謙光池州刺史馮公碑

右碑在縣東四十里漢長陵西下里許野中字八分書剥落過半存者儘有可玩近下半入土中北望平行莫識墓之所在拂拭苔蘚辨別形似讀之如右郭監丞當時名筆又分書唐太子右庶子韋維碑古碑考載在京

兆向未搜得見是碑亦差慰想並記

金石遺文

唐徐嶠之孝義寺碑陰記

右唐孝義寺碑陰記初陳徐陵為孝義寺碑至開元二十二年徐嶠之為湖州刺史再書刻之因記其事於碑陰嶠之自云陵十世孫按陳書陵以後主至德元年卒距開元二十二年才百五十餘年不應已有十世孫又據嶠之父高行先生碑云曾祖儼梁岳陽王參軍則是儼與陵同時而在其前不應為陵五世孫以此碑陰所書可疑然其筆法精妙非嶠之不能為特恐書時誤耳

金石錄

唐魏華王夫人墓誌

右唐王夫人墓誌夫人魏叔瑜妻華之母也誌無書撰人姓名驗其筆法蓋華自書華以草隸擅名一時然石刻見於今絕少此誌世尤罕傳云

金石錄

唐薛稷封中嶽碑

右周武后封中嶽碑已殘缺書撰人名氏皆不可考然驗其筆蹟蓋薛書也

金石錄

唐薛稷鄭府君碑

右洛陽令鄭敞碑薛稷撰并正書碑稱敞上世皆為顯官而敞之為令綽有政績惜乎唐史無傳稷撰此碑在武氏久視元年故碑中之字如地作堊天作仄人作至臣作忠國作囹授作蝥正作岳日作回年作乘之類皆

武氏所製故當時臣下用之非天子不考文此亦可見武氏僭竊之罪

金薤琳琅

唐薛稷杳冥君銘

右杳冥君銘鳳閣舍人薛稷撰并正書此銘集古錄不載歐陽公蓋未之見趙氏金石錄雖列其目而云無書撰人姓名則亦不知其為稷也銘文但云悠悠洛邑眇眇伊瀍又云靈蹟難訪莫知其狀則稷未嘗真知墓地蓋汎然而銘之耳後讀陳子昂集見其冥冥君墳記云皇帝因登緱山望少室尋古靈迹得王子晉之遺墟在永水之層曲欲開石室營壽宮庀方興得古藏焉內有甃瓦長二丈二尺闊八尺中有古劔一銅碗一瓦器二

又有古五銖錢朱漆片及棖撥之應手灰滅即具物備容還定舊壙哀其銘志磨滅姓位不顯乃錫之名曰冥冥君云觀子昂文則墳嘗發於武氏拵而錫之以名亦武氏也

金薤琳琅

唐薛稷書

薛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錄頗多與墨蹟互有不同唐世顏柳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拙昨日見楊褒家所藏薛稷書君謨以為不類信矣凡世人於事不可一槩有知而好者有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褒於書畫好而不知者也畫之為物尤難識其精麤真偽非一言可達得者各以

其意披圖所賞未必是秉筆之意也昔梅聖俞作詩獨以吾為知音吾亦自謂舉世之人知梅詩者莫吾若也吾嘗問渠最得意處渠誦數句皆非吾賞者以此知披圖所賞未必得秉筆之人本意也

集古錄

唐薛稷雜碑

書貴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蔽於書者也求法者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忘濃纖健快各當其意然後結字不失疏密合度薛稷於書得歐虞褚陸遺墨至備故於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脈則於褚為近至於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自別為一家劉景升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云

廣川書跋

唐鄭萬鈞草書心經

此草書心經刻之長安中云右軍書非也雖道逸而疎縱不入格不中懷素作奴况右軍乎見唐文粹乃駙馬都尉鄭萬鈞書張說有序萬鈞尚睿宗女代國公主字華婉者也於書家不甚琅琅宜其然

王氏法書苑

唐殷玄祚契苾明碑

明契苾何力子也婁師德製文殷玄祚書筆法亦瘦勁可觀碑中契苾何力作河力史謚曰烈碑謚曰毅疑史為誤碑中敘明子前曰長男從后曰聳二字自相牴牾且明長子從襲封涼公而后云孤子息涼國公嵩立又何也明葬於萬歲通天元年碑立於先天二年仍稱大

周革命仍用武氏製字都不可曉

石墨鐫華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七十二

佩文齋書畫譜目錄

第七十三卷

歷代名人書跋四

唐李邕雲麾將軍碑

唐李邕岳麓寺碑

唐李邕有道先生葉公碑

唐李邕臧懷亮碑

唐李邕大雲寺禪院碑

唐李邕淄州開元寺碑

唐李邕東林寺碑

唐李邕娑羅樹碑

唐李邕法華寺碑

唐李邕大照禪師碑

唐李邕永康帖

唐李邕勝和碑

唐李邕縉雲三帖

唐李邕荆門行

唐張庭珪夫子廟碑

唐呂向述聖頌碑

唐裴淮少林寺碑

唐梁昇卿御史臺精舍記

唐韓擇木桐柏觀碑

唐韓擇木昭告華嶽碑

唐韓擇木滎陽王妃墓誌

唐蔡有鄰張嘉正碑

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

唐蔡有鄰興唐寺石經藏讚

唐蔡有鄰崔潭龜詩

唐蔡有鄰植柏頌

唐蔡有鄰尉遲迴碑

唐蔡有鄰章仇玄素碑

唐顧誠奢呂諲表

唐宋詹道安禪師碑

唐蕭誠裴大智碑

唐蕭誠獨孤府君碑

唐蘇靈芝田仁琬德政碑

唐蘇靈芝夢真容碑

唐蘇靈芝易州鐵像碑

唐蘇靈芝憫忠寺寶塔頌

唐胡霈然七祖堂頌

唐胡英嵩嶽寺碑

唐李慈張尊師碑

唐張傑少林寺戒壇銘

唐胡履虛六公詠

唐陳懷志行書北嶽碑

唐王子言任城縣橋亭記

唐鄔繇楊仲昌碑

唐張旭郎官石記

唐張旭春草帖

唐張旭乾元帖

唐張旭千字文

唐張旭草書酒德頌

唐張旭率意帖

唐張旭草書真蹟

唐張旭草書蘭馨帖

唐張旭宛陵帖

唐張旭真蹟

唐張旭肚痛帖

唐李陽冰裴公紀德碣銘

唐李陽冰縉雲孔子廟記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

唐李陽冰滑州新驛記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

唐李陽冰四絕碑首

唐李陽冰篆千字

唐李陽冰琴銘

唐李陽冰篆書謙卦爻辭

唐李陽冰書三墳碑

唐李陽冰先塋記

唐李白三帖

唐王縉王忠嗣碑

唐李潮彌勒像碑

唐吳郁淨土堂碑

唐史惟則大照禪師碑

唐史惟則舞陽侯祠堂碑

唐史惟則造像記

唐史惟則涼國夫人碑

唐史惟則大智禪師碑

唐史惟則大智禪師碑陰記

唐史惟則書山陰述

唐王適虞城李令去思頌

唐張從申玄靜先生碑

唐張從申王師乾神道碑

唐張從申慎律師碑

唐竇泉正書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

唐王岳美原夫子廟碑

唐陳知溫開元聖像碑

唐包文該兗公之頌碑

唐戴伋玄元宮碑

唐張少悌武穆王碑

唐徐浩玄隱塔銘

唐徐浩張九齡碑

唐徐浩開河碑

唐徐浩嚴浚碑

唐徐浩題經

唐徐浩寶林寺詩

唐徐浩不空禪師碑

唐徐浩嵩陽觀碑

唐徐浩心經

唐徐浩道德經

唐徐峴辨正禪師塔院記

唐徐浩嵩陽觀碑
唐徐浩心經
唐徐浩道德經
唐徐峴辨正禪師塔院記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七十三

歷代名人書跋四

唐李邕雲麾將軍碑

右唐李秀碑李邕撰并書碑在幽州按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金石錄

李北海雲麾將軍碑永樂丙申用之在北京以寄余者此碑出良鄉縣北海所書有兩雲麾將軍碑其一在陝西陝西者李思訓良鄉李秀也陝西者書法差勝然余蓄北海書獨此及岳麓寺碑其紙墨又此碑差勝也東

里續集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為第一其融液屈衍紆徐妍溢

一法蘭亭但放筆差增其豪豐體使益其媚如盧詢下朝風度閑雅縈轡回策儘有蘊藉三郎顧之不覺歎美雲麾碑刻在長安良鄉縣有拓本遠不如也今長安碑已亡惜哉

楊升菴集

古墨齋記云良鄉縣學有雲麾將軍碑蓋唐北海刺史李公邕所書也雲麾將軍名秀幽州人事跡具載碑中天寶三載正月建公書雲麾將軍碑二其一為左武尉李思訓其一此碑也舊置官廨不知何時為校官裂為柱礎墨本遂不見於世好古者深惋惜之近復修學舍更以新砥置而不用推之瓦礫中過者不睨也友人邵生正魁董生鳳元往經其地蹤跡之則古礎存焉規如

鐵鑑字尚未泐也以語宛平李侯于美侯喟然興歎寓書縣令輦致都下將為亭以覆之視寢室之右有別館可度亟塗墍之納礎其中屬藩叅王子世懋署之曰古墨齋志存舊也按公仕武后朝為郎官辨魏元忠事以直節自見終其身不變蓋社稷之臣也當時不能用而媚嫉者忌之以死可以知唐祚之不競矣獨其書法之妙出入二王而奇偉倜儻類其為人杜工部所謂碑版照四裔李集賢以為書家仙手其流品可知已是雖摧剥之餘見之猶令人起敬况其解衣盤礴時邪良鄉京師衢術之交為吏者疲於奔命宜其不知護惜彼豎儒從而斧之庸妄紛如亦何誅焉侯以雋雅善文章浩穰

繁劇戴星出入乃能庇覆於散落之餘使先賢妙蹟頓
還舊觀不惟好奇多愛而興廢補敝亦可以槩其為政
矣且宛平赤縣也宜有金石志其興作之歲月周視解
宇迄無傳焉侯始亭而碑之俾采風者得以故事列於
紀載文獻將有徵焉非侯之功邪亭成侯歌以落之和
者自博士歐子大任而下凡若干人民表從鉛槧之後
因記其事甘棠之愛庶幾勿翦焉侯名蔭南陽人萬曆
六年歲次戊寅夏六月嶺南黎民表撰并書承德郎知
宛平縣事南陽李蔭建

沈榜宛署雜記

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如蔣子
文僥健好酒骨青竟為神也吳興習之加媚似猶未得
其適此雲麾將軍碑尤著者將軍名思訓畫品在神妙
間碑辭絕不之及豈古人以藝為諱耶

弁州山人集

北海書逸而道米元章謂其屈強生疎似為未當此碑
是其得意者雖剝蝕過半而存者其鏗鏘凜然碑在蒲
城楊用修謂已斷正德中劉遠夫御史以鐵束之又謂
已亡朱秉器又謂良鄉亦有此碑蒲城者為趙文敏臨
書今蒲城碑尚在未斷無有鐵束事且蒲城李思訓葬
處北海真蹟的非文敏所能良鄉本肥媚文敏書無疑
楊朱二公未嘗至蒲城而朱公尤為瞽斷

石墨鐫華

此碑文多不全獨此刻前後讀之皆有倫次當是石未
泐時拓本殊可寶藏歐陽金石錄每有不以書家見收

者况北海為書中仙乎

畫禪隨筆

唐李邕岳麓寺碑

岳麓寺碑李邕書石刻在長沙余前後得十數本皆紙墨糊塗甚至不可辨識蓋打碑必得善工而湖湘善工獨難遇長沙同知李吉特為余致此本故視前所得差勝也

東里續集

余友俞仲蔚為余言李北海岳麓寺碑勝雲麾余亟購得之僅可讀耳其鈎磔波撇雖不能復尋覽其神情流放天真爛熳隱隱殘楮斷墨間猶足傾倒看山吳興也題名稱前陳州刺史按邕謁上太山還獻詞賦上悅會有仇人發其贓者張說忌之下獄論死許昌男子孔璋

救之得免謫尉遵化此其赴謫時道書也碑文頗庸陋又於杜拾遺集見其一詩穉語殆不可曉何以負干將莫邪稱於世耶米元章評其書如乍富小民屈強生疎此語殊未當書故佳小佻耳邕以織文獲名以虛名獲死以佳書獲訾皆所不虞者因附識之

弇州山人彙

唐李邕有道先生葉公碑

蒼潤軒碑跋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為余言邕之所書此最為佳也

集古錄

北海分隸固自適逸雖於漢人不無小遜而與梁昇卿
韓擇木輩逐鹿未知死誰手矣又趙明誠錄二碑一為
邕行書一為韓擇木八分書此正分書而曰邕不知何
故豈后世翻本者未見邕碑而以韓書附會邕名耶書
以俟考

石墨鐫華

唐李邕臧懷亮碑

右唐臧懷亮碑李邕撰并書臧氏世墓在耀州三原有
數碑余盡得之元和姓纂云懷亮生希讓為渭北節度
使此碑具載懷亮諸子無名希讓者以余家所有顏魯
公書懷恪碑考之希讓蓋懷恪子云

金石錄

唐李邕大雲寺禪院碑

右唐大雲寺禪院碑李邕撰并書初武后時有僧上大
雲經陳迹符命遂令天下立大雲寺至開元二十六年
詔改為開元寺此碑十一年建故猶稱大雲也

金石錄

唐李邕淄州開元寺碑

右唐淄州開元寺碑李邕撰并書碑初建於本寺後人
移置郡解敗屋下余為是州遷於便坐用木為欄楯以
護之云

金石錄

唐李邕東林寺碑

北海此書本小東法度再經摹刻雖鼻目無異脂澤有
加而天骨埽地矣所謂韓生貌趙郎不得情性者也余
晚自廬山歸東林程孟儒馳視之以為絕奇即此碑也

廬山自遠公開社殷仲堪作記後北海此碑最佳故裴中丞題有覽北海詞翰想見風彩之歎此後又有米元章蔣之奇題名合三公觀之可以知李公書價當與匡廬並永矣嘉靖甲寅四月七日借淵泉兄所收本臨之方一週而賣茶人適至遂熱火試泉書此記事

蒼潤軒碑

跋

北海碑版布彌天下惟東林今完元日重刻也元刻固佳此更未經改刻之先宋搨本也較之元刻精神倍之中殘壞者異益等數字及末十餘字耳而元所補此諸字則大不稱余每欲摹元刻以補此本又恐為古搨之

累尚俟臨池得力之後於臨本中補之耳篆題四字古雅蘊藉不顯姓氏豈即北海手乎或古裝日失之乎東林古名地自太元遠師呼延同德清風高韻幾與首陽巖瀨同仰恨不足躡其藩一想髣於夢寐延今將二千年尚庇餘庥攬此當一臥遊天啓癸亥十二月之七日

墨林快事

唐李邕娑羅樹碑

娑羅樹碑是北海筆適逸豐美而不傷佻下當是合作書也

弁州山人彙

唐李邕法華寺碑

近於中書舍人劉素家見北海秦望山法華寺碑溫潤

清麗法華故在紹興府寺及碑皆久燬甚可惜也

東里續

李北海以岳麓雲麾娑羅為勝而是本重刊於木故丰神稍失末稱刻石人東海伏靈芝乃公所托名也余友淵泉兄出所收本以觀敬為題其後如此

蒼潤軒碑跋

唐李邕大照禪師碑

金陵俞仲茅先生藏李泰和行書大照禪師碑二千餘字硬黃紙筆法精整清粟有歐虞風味視他書敲側疎豪者大不同先生云此書自唐以來即為高麗所藏以故絕無宣和政和等璽羣玉秋壑等印與蘇米等跋神廟末年一弁得之平壤將獻之幕府媒進余策遼事之

必敗戒其毋遽往已而果然此卷遂留余處稍酬之金帛不能滿其意也而終無肯昂直應者故尚為余物耳世傳北海石本娑羅雲麾率以宕逸取奇與此絕不類乃知古人勝處初不可以一途取如菩薩神變散入諸趣在具眼者熟參之蕭然有得也

六研齋二筆

唐李邕永康帖

宣和內府所藏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今人往往喜效李書而罕得見其真蹟余幸獲見之而又不能學安得相求而相值哉

黃文獻公集

右李邕永康帖米芾家故物也上有親跡等印具在芾以摹本刻之甚為寶惜而此真本其子友仁紹興中進

之藏之秘府今卷首唐李邕永康帖六字高宗御書也
宋亡歸於元國初流落於鳳陽某家洪武庚午余里人
侯成章得之歿後余兄簡約購得以為解氏之寶好事
可以一覽而足兼有裝潢題識其左右皆為人褫去蓋
售其偽此真者正不須也

解學士集

唐李邕勝和帖

右唐祕書監李邕字太和墨蹟五十字易於呂文靖丞
相家戶部尚書穉卿之孫端問有三帖第一帖有張子
有字淡墨昏第二帖有晉雲字紙揭幘此第三帖也精
彩動人墨渴筆勁想運筆神助丁丑歲漣漪郡齋手裝

寶晉英光集

唐李邕縉雲三帖

黃長睿評張從申書出於北海趙子固又以北海學子
敬病在鼓側若張從申即無此矣然從申書寔似北海
之法華寺碑而北海出奇不窮故當勝云余嘗謂右軍
如龍北海如象世必有肯余言者董其昌題

戲鴻堂法帖

唐李邕荆門行

李北海書荆門行刻於羣玉堂帖余疑李北海在太白
集中者皆沉鬱高古無此流易及觀王建詩有荆門行
乃知宋人所集雲麾碑等石刻蒙之北海也羣玉堂帖
有虞永興天馬贊亦見柳州集

容臺集

唐張庭珪夫子廟碑

夫子廟碑爲渝州刺史李邕撰宋州刺史張庭珪書邕語亦似知尊夫子者第任書可耳不當遂任文也庭珪官至太子詹事著直聲家藏二王墨蹟甚夥書小史謂邕所撰碑碣必請庭珪書此亦其證也第所謂古木崩沙閒花映竹者尚未得盡其致耳

弇州續彙

唐呂向述聖頌碑

碑在華陰縣岳廟中達奚珣撰序呂向撰頌并書不著年月考呂向開元中召入翰林此碑稱集賢殿直學士當是開元中立碑云藻翰自天發揮神化建碑於廟以光寵焉又云樹之平地巖若斷山六龍盤礴糾其上羣神離立負其下當是頌玄宗所建華嶽碑也今其碑已

裂跌尚存如山上存二字大可徑四寸許分隸不減太山銘而呂向此書尚完在一道士院中向書昔人稱其草隸峻巧又能一筆環寫百字號連絲書又云歐鍾相雜自是一調筋骨乾枯精神嶮峭今觀此碑雖勁健自喜然不堪與登善作衙官

石墨鐫華

唐裴灌少林寺碑

右唐嵩嶽少林寺碑守吏部尚書裴灌撰并正書少林寺在河南登封縣少室山麓去嵩嶽二十里嵩嶽一稱太室故有少室而此寺曰嵩嶽者統於尊也余正德癸酉嘗遊嵩嶽訪少室留宿寺中見殿後有立雪堂相傳昔達磨之徒惠可欲嗣其法雪深至腰不去此即其處

寺右上山三里有達磨洞洞有石達磨面壁九年形宛然石上其事甚異達磨為釋氏西來初祖可稱二祖碑雖及其人而二事皆不之載寺復有太宗與僧教書石刻蓋太宗為秦王時寺之僧禽王世充以獻故太宗賜書褒美而碑云僧執世充姪仁則以歸與教書不同余故書之以見古人之文不無缺誤如此然非余之親歷則亦莫能知也

金薤琳琅

裴懿公灌書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建又在嵩山而金石錄不載何也裴少時負文筆號霹靂手而雅不以八法名此碑辭至沓拖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媚態得非時代為之耶傳不載階封此書銀青光祿大夫正平縣

子亦可補傳之闕

兪州山人橐

唐梁昇卿御史臺精舍記

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於佛可為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使湜陰伺其姦而三思恩寵日盛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絕人望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刺史以譙王事當死賴劉幽求張說救護得免後為宰相陷幽求嶺表諷周利正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餘傾邪險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為惡又為虛語矣以斯記之言驗湜所為可知也故錄之於此其碑

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頗佳可愛也治平元年三月九

日書

集古錄

御史臺精舍記唐中書令崔湜撰梁昇卿八分書漢承秦制御史爲丞相貳其後以寺隸之然立精舍以居書傳所見最先包咸東海立精舍教授在西漢末顧湜謂此佛之所舍昔漢處摩騰洛陽西建精舍爲始誤也按釋書以靜居爲精舍致一爲精不使雜也古之齋心服形其居必有可默存者今人猶闢屋爲齋謂如齋戒以守獨不可以精舍名乎蕭摹之請興塔寺精舍詣二千石庾子輿造佛寺因立精舍嶺南原明僧紹住弁榆山栖雲精舍此皆諸梵所居然書生立學昔傳此名豈致

道之所惟精一得之邪昔魏武嘗曰譙東五里卜築精舍秋夏讀書其後徐度折節學問精舍唐僧淵立精舍豫章阮孝緒以一鹿車爲精舍徐伯珍立精舍祛蒙山陳寔立精舍講授張郡戴顓立黃鵠山竹林精舍張漢直其弟出精舍數里遇之伯珍蒙山立精舍則古人於其居以名自警思致其精也後世便以爲精舍皆寺湜之嗜利蔑學其可責以此哉

廣川書跋

漢史列傳具載包咸劉淑檀敷李充所立精舍而唐御史臺精舍史闕弗錄蓋彼四人者皆以講授諸生則此以奉浮屠氏故略之耳幸有此碑可存當時故事也

黃

唐韓擇木桐柏觀碑

右唐天台山桐柏觀碑尚書祠部郎中崔尚撰翰林學士韓擇木八分書明皇正書題額碑稱司馬鍊師居此而曰鍊師名承禎一名子微唐書隱逸傳謂司馬承禎字子微則子微非鍊師之名碑誤書耳余昔遊王屋山至陽臺宮宮乃子微修仙之所中有碑上刻睿宗與子微書及送還天台詩一首傳但云睿宗嘗召子微問其術賜寶琴霞帔還之不云有書與詩此則傳之疎脫乎

金薤琳琅

新桐柏觀碑唐崔尚文韓擇木書桐柏即天台別名道家所謂金宮玉庭洞天真境覽興公一章覺此頌寂寥

耳擇木書於漢法雖大變然猶屈強有骨明皇酷嬖太真無所不似隸分體不免作豐容豔肌時狀老杜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蓋有感也計此碑當為拾遺君印可者

弇州山人藁

唐韓擇木昭告華嶽碑

右唐補闕韓賞告泰華府君文韓擇木書賞所以盟於神者嚴矣士夫君子立志操節篤於內而已豈必盟神然後固哉必俟明於神者蓋由其內之不足也

東里集

韓擇木以八分名昔人評之曰雖姿字不至峻茂而嚴正可畏杜子美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觀此碑良是碑文韓賞為補闕禱華嶽而作大

要與神盟欲忘身奉國其辭則余無取焉 石墨鐫華

唐韓擇木滎陽王妃墓誌

右唐朱氏墓誌韓擇木正書擇木以八分名家石刻存者尚多而此誌獨為正書筆法清勁可愛擇木正書見於世者惟此耳 金石錄

唐蔡有鄰張嘉正碑

張嘉正碑李邕撰蔡有鄰立書李絳論事集言吐突承瓘欲於安國寺為憲宗立紀聖德碑乃先立碑建樓請學士撰文絳疏論以為不可憲宗遽命以牛百頭拽碑倒蓋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樓此碑有鄰又云立書亦應先立石矣今人立碑須鐫刻成文然後建立蓋今昔所

為不同各從其便爾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集古錄

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

右盧舍那珉像碑蔡有鄰書在定州唐世名能八分者四家韓擇木史惟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有鄰特為難得慶曆中今昭文韓公在定州為余得此本余所集錄自非眾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 集古錄

盧舍那佛像記蔡有鄰書今見於世者三碑惟尉遲迥廟與此存爾書法勁險驅使筆墨盡得如意當與鴻都石經相繼也唐志稱有鄰於八分本怯弱至天寶間遂至精妙相衛中多其跡然則當時蓋不止三碑惜今亡之也 廣川書跋

唐蔡有鄰興唐寺石經藏讚

右興唐寺石經藏讚皆其作者自書而八分者數家惟蔡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時杜甫嘗稱之於詩其為苑咸所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可謂名實相稱也余家集錄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讚故尤寶之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錄所閱既多遂稍識之然則人其可不勉強於學也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

集古錄

唐蔡有鄰崔潭龜詩

右崔潭龜詩蔡有鄰書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也韓史二家傳於世者多矣李潮僅有存者有鄰之書亦頗難得而小字尤佳若石經

藏讚崔潭龜詩與三代彝鼎銘何異

集古錄

右唐崔潭龜詩蔡有鄰小字八分書歐陽公稱之以為與三代彝鼎銘無異而元祐間守京兆者取其石為柱礎世遂不復傳可惜也

金石錄

唐蔡有鄰植柏頌

唐世八分四家而已韓擇木史惟則之書見於世者頗多蔡有鄰甚難得而李潮僅有亦皆後人莫及也不惟筆法難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如前輩也

集古錄

唐蔡有鄰尉遲迴碑

尉遲迴碑成伯璵撰世以蔡有鄰書特貴其敘迴事與周史略同然迴之死節不得顯方周之興迴已為蜀國

公矣隋公總政天下冤憤鬱結不得其死宜其出靈響以自見也唐說自迴之死而相州都督死者前後相繼張嘉祐既治事夜整冠危坐迴自西廡出謂其遺骸尚存願得畢葬前牧守驚悸逝非所害也指其女子曰同瘞於此明日嘉祐發得改葬既夕出謝嘉祐以聞請置廟歲時血食今考周紀韋孝寬既平鄴城則移相州守安陽至於碑則謂武德中朝制改葬逮開元丁丑張嘉祐問俗郡言多崇公曰蜀相公獨為純臣闕修殷薦其取戾宜哉觀此自是武德改葬至嘉祐則廟而祀之矣亦不因詔行也

廣川書跋

唐蔡有鄰章仇玄素碑

唐淮陽司馬贈東大守章仇玄素碑為翰林學士內供奉蔡有鄰書取法以時趣不能甚古而於嚴勁中微有情似勝韓擇木玄素者劔南節度使兼瓊父以子貴恩封其文骯瑣紀詔辭門閥而已兼瓊利臣齷齪李楊二右相門不足道第天寶七載之碑見於金石錄者凡八而有鄰書獨有名而獨見遺所不可曉

夔州續彙

唐顧誠奢呂諲表

右呂諲表元結撰顧誠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首尾不完

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為是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
不惜哉

集古錄

右唐呂公表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誠奢
書杜甫集有贈顧八分文學詩即誠奢也誠奢八分不
多見余所得者衛密撰呂公廟碑并此表郭英奇郭慎
微碑為四耳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畫甚大尤
壯偉可喜按唐書帝紀及宰相表皆云乾元二年七月
辛卯諲以母喪罷十月起復上元元年五月壬子復罷
為太子賓客今此表乃云乾元二年六月丁內憂上元
元年七月復罷相月日小不同未知孰是

金石錄

少陵送顧八分文學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顛顛顧

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鼎肩玄宗
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誠奢也觀其遺蹟乃知
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齷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
政和三年六月丁丑黃某長睿

東觀餘論

唐宋儋道安禪師碑

右道安禪師碑宋儋撰并書在戒壇寺西南按志載傳
梅云道安禪師碑廣平宋儋撰并書文尚可讀字道勁
多骨而風致超逸出李北海上末云建塔僧破竈下損
一字袁中郎謂為神僧破竈墮余細辨損處下從木不
似墮字豈高山有兩稱破竈者乎可疑也余謂此書雖
有風致然用筆傾側殊遜北海書史評儋書如寒鴉棲

木平沙走兔是爲似之耳至淳化閣帖設列儋書於秦程邈之後絕勝於此而黃山谷亦稱儋書筆墨精勁且稱儋書姿媚尤宜於簡札惜不多見則因當時名筆也今碑已於萬曆時雷轟爲兩截矣其下截爲土所瘞踰二尺許掘地得之文甚模糊不可讀

葉封嵩陽石刻記

唐蕭誠裴大智碑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蕭誠書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錄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采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模刻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獨孤冊碑字體同而最佳冊碑在襄陽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治平元年

清明後一日書

集古錄

唐蕭誠獨孤府君碑

右獨孤府君碑李邕撰蕭誠書誠書世多有而此尤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常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傳紙祇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府君諱冊字伯謀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終始

集古錄

唐蘇靈芝田仁琬德政碑

此蘇靈芝書靈芝武功人生開元天寶間書與胡霈然齊名霈然書評者謂其格力不揚今霈然書不可見見此碑可以得其槩矣大都源出聖教而肥媚爲多尚不

及王縉書王清源公碑而宣和譜擬之季海伯施季海
不足論但恐伯施於地下笑人

石墨鐫華

唐蘇靈芝夢真容碑

此蘇靈芝書按碑開元帝夢老子真容求得之中南之
樓觀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准諸州同勒石則此碑天下
皆刻之金石略載之云未詳所在余此碑并田仁琬碑
得自鄉人之守易州者或在易州今中南樓觀亦有此
碑亦靈芝書文同而易州碑稱奉敕旨宰相牛仙客樓
觀碑稱張九齡按碑此事在開元二十九年閏四月九
齡自二十四年罷相二十五年左遷荊州長史二十八
年薨未嘗生至二十九年也似當以易州碑為是樓觀

碑經宋翻刻字畫不及易州三舍豈亦謬易其姓名耶

石墨鐫華

唐蘇靈芝易州鐵像碑

右易州鐵像碑頌開元廿七年崇文館校書郎王端撰
行易州錄事蘇靈芝書端此文多頌故太守盧暉德政
詞猥旨瑣不復可解靈芝此書適勁有逸氣然令景龍
間虛和之度埽地矣宣和譜謂其有成就頓放當與徐
浩鴈行戈脚復類世南夫季海誠有之以擬二王永興
吾未之敢信也譜又謂靈芝嘗為易州刺史郭明肅書
候臺記宋時墮胡中胡人每以墨本詣榷場需絹十端
始易一本妬者竟碎之今此碑幸尚完而求其所謂十

絹之直理不能得一也物完毀貴賤要自有時然亦有不可解者

弁州續彙

唐蘇靈芝憫忠寺寶塔頌

宋文惟簡鹵庭事實曰燕京城東壁有大寺一區名曰憫忠唐太宗征高麗回念忠臣義士沒於王事者建此寺為之薦福東西有兩磚塔高可十丈是安祿山史思明所建此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為大唐先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元垢淨光寶塔頌者是也春明夢餘錄曰此碑蓋建於思明初歸附之時其碑完好近日劉同人名作帝京景物略謂碑上半斷裂不可讀且蘇靈芝書名甚著當時乃謂為李北海自鐫名尤誤之甚不

知北海自鐫名乃伏靈芝也此碑書丹於石故以左為

前

金石文字記

唐胡霈然七祖堂頌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為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為奇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蹟尤工非石刻比也

集古錄

唐胡英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胡英書英之書世所重也其文云寺後魏孝明帝之離宮初名閑居寺仁壽二年改為嵩嶽寺也

集古錄

唐李慈張尊師碑

右西嶽大洞張尊師碑王延齡撰李慈書尊師名敬忠其事跡余無所取所錄者以慈書爾慈之書體兼虞褚而道麗可喜然不知爲何人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於世蓋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擅旣又無他可稱遂至泯然於後世以余集錄之博慈所書碑祇得此爾尤爲可惜也治平元年七月廿日書

集古錄

唐張傑少林寺戒壇銘

少林戒壇銘開元三年爲學生張傑書當是時傑應尚少且不以書名而筆法老成乃爾又時未盡習帝書故猶有瘦勁意

舟州續書

唐胡履虛六公詠

右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虛書初余讀杜甫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入錄其文辭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爲一章狄丞相別爲一章云

金石錄

李北海六公詠今泰和集中雖有詩而無其姓名或遺余荊州六公詠石刻故得具載於此按中宗復位以彥範王扶陽暉王平陽玄暉王博陵東之王漢陽恕已王南陽世謂五王然皆梁公所進故邕歎其成大功者六人詩尤奇偉豪氣激發宜老杜有云昔盧藏用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史官謂碑頌是所長余見他文亦

不若是序言豈為荊州今新舊書不書也

王氏法書苑

唐陳懷志行書北嶽碑

陳懷志此碑在李北海雲麾之下法華之上蓋以其筋骨有餘而丰度微澀爾淵泉富有唐世遺刻試較之當自知也甲寅三月二十七日題是日立夏風雨蕭瑟如高秋讀是文恍若從恒山麓下遇冰雹交作山谷晦冥時從羽人仙客問投宿處景象也

蒼潤軒碑跋

唐王子言任城縣橋亭記

右任城縣橋亭記唐開元廿六年任城尉游芳撰王子言隸書雖出唐人古意蒼然後之人能若此者甚少吾家唐隸獨有紀信及此二碑耳

東里續集

唐鄔繇楊仲昌碑

右唐楊仲昌碑席豫撰鄔繇篆仲昌有兩碑其一韓擇木八分書刻於此碑之陰文皆同仲昌元琰子也唐書元琰別傳與崔沔所撰元琰碑皆云漢太尉震十八代孫此碑乃以仲昌為二十代唐世士人譜牒猶班班可考今元琰仲昌父子碑刻不應差其世次不同如此莫可曉也

金石錄

唐張旭郎官石記

唐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張旭書旭以草書知名此字真楷可愛記云自開元二十九年已後郎官姓名列於次而此本止其序爾

集古錄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記自開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爲此序張顛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強爲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乃能如此其楷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爲可貴也

元豐類彙

赤驥白灊一駕千里當其披崑崙上羽陵時求其逸景於逐足下殆無遺蹤矣至於在六轡間和鑾在前塗續在後則過君表而舞交衢進退履繩旋曲中規求其毫釐跌宕無遺恨也長史之書殆盡於此及郎官記則備盡楷法隱約深嚴筋脈結密毫髮不失乃知楷法之嚴如此夫守法度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者至縱世人不知楷法至疑此非長史書者是知騏驥千里而未嘗知服襄之在法駕也

廣川書跋

右唐尚書省郎官石記序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張長史正書歐陽公謂長史以草書知名此字真楷可愛曾南豐謂其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強爲者元王文定公謂張公得草聖不傳之妙其真書在唐乃復精絕顏魯公書學氣倖造化楷法蓋得之於公又謂其字體似出歐虞自成一家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長史蘇人承平時碑在蘇學中堂之後已漸剝兵火後不復存矣元商德符云石刻舊在京兆今亡觀明之及商氏之說則此刻在宋元固已艱得余家所藏本

未知其出於蘇學或出京兆皆不可知但歷年久遠而
紙墨完好誠希世物也

金薤琳琅

張長史郎官壁記天下止此一本吳中尚有一偽本亦
在余兄所薰蕕故易辨也濟之閣老述山谷老人言唐
人正書無出其右者又云無轍跡可尋其重之如此然
余細玩此碑中如容字極字皆取法虞永興孔子廟堂
碑未可謂無所本第今所見虞書皆王彥超重刻張書
實有出藍之觀余嘗於姻家韓侍郎家見唐刻虞碑神
彩煥發生動大異翻本宜唐人重之以爲青箱至寶乃
知名下定無虛士耳

王奉常集

長史郎官壁記世無別本唯王奉常敬美有之陳仲醇

摹以寄余知學草必自真入也

戲鴻堂法帖

唐張旭春草帖

余嘗見懷素書云鄴下見顏平原曰吾書傳得長史八
法其平原尚師之而張草之聖則不待言而可知矣今
春草帖即宣和書譜所載者宋內府收附不存及前賢
印章數處亦皆磨滅後有元祐以降諸公題跋惜乎歲
遠紙損不幸失於護持致令字畫細微斷裂此可爲恨
然精妙之神具存誠爲世寶皇慶改元十二月朔日喬
簣成仲山書

書畫題跋記

右張長史草書春草帖鋒穎纖悉可尋其源而麻紙松
煤古意溢目真足爲唐人法書之冠晉跡不可復見得

見此跡亦末世之希世寶乎顏平原書家之集大成者
猶言杜詩韓文顏法亦出於此也因與袁君子英獲觀
陳彥廉氏賞歎竟日壬子人日倪瓚題

雲林集

少陵觀張旭草聖極歎其妙東坡題王逸少帖則詆張
為書工昌黎石鼓歌又詆王為俗書是三公之言何戾
耶蓋王之於石鼓張之於王其書固不可同語然詩人
詞氣抑揚不無太過論者遂欲以為口實未為知書者
也亦未為知詩者也世人不以韓言而短王又可以蘇
言而少張與因觀長史春草帖偶書洪武紀元渤海高

啓識

高青丘集

右唐張旭春草帖有宋名臣題識其一微仲觀於東府

之東齋在元祐壬申其一師朴觀於樞府之前廳其一
器之觀於承旨廳之東軒皆在元祐癸酉其餘乃紹聖
宣和靖康時人蓋壬申癸酉間呂公為左相韓公為樞
密劉公為樞密都承旨一時君子在朝共成元祐之治
自此歲後即非復元祐矣於是為紹聖為宣和靖康而
宋運中圯此帖遂隨南渡入張循王家故有臣俊等印
然則一紙之顯晦與宋之治亂相仍歟披玩之餘不勝
歎息時洪武壬子之秋稽嶽王彛識

王彛徵士集

昔人評張長史草書雖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
畫不該規矩者今觀陳彥廉氏所藏春草帖信然彥廉
嘗作堂奉其母節婦莊甚孝顏曰春草適得此帖於他

方與名堂之義相符豈因孝感而致是耶抑物各有所
遇而偶然耶他日有子若孫因斯帖也而思與堂符名
則油然而興夫孝思自不能不以此帖為寶藏也後學

張適識

甘白先生集

長史詩云春草青青千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
上三年別不寄雲間一紙書此帖書用白麻紙宋秘府
物元季藏於吾鄉陳彥廉家彥廉嘗為構春草堂人多
詩之今歸嘉興王廷槐長史余同縣人余平生閱唐人
墨蹟凡十數卷長史書所見惟嘉陵帖及此而已宛陵
余竊疑其非真若此帖者當為唐人法書第一信奇寶
也

寓意編

唐張旭乾元帖

察觀張長史與顏魯公論筆法嘗疑其用意處多觀乾
元二年帖與琵琶詩乃知文不虛生皆有落花之方易
足固天機動爾盧文紀叶清泰之卜遂掌樞極初亦有
所建明方事之焚乃能留意翰墨邪

山谷集

唐張旭千字文

張長史書智雍廳壁記楷法妙天下故作草草如寺僧
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得也

山谷集

長史於書天也其假筆墨而有見者是得其全而加之
手爾豈知曲直法度自成斲削閒邪觀其書者如九方

皋見馬不可求於形似之間也方其酒酣興來得於會
意時不知筆墨之非也忘乎書者也反而內觀龍蛇大
小絡結胸中暴暴乎乘雲霧而迅起盲風異雨驚雷激
電變怪雜出氣蒸煙合倏忽萬里則放乎前者皆書也
豈初有見於豪素哉彼其全於神者也至於風止雲息
變怪隱藏循視其蹟更無徑轍時一豪不得誤矣是昔
之昭然者已喪故邪

廣川書跋

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至母圖隸散等字怪逸過甚好
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效其蹟及反覆徐觀至鴈門云
亭愚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軒舉槎枿絲縷
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驚而不離繩矩之內猶縱風鳶者

翔戾於空隨風上下而綸常在手擊劍者交光飛刃歛
忽若神而器不離身駐目視之若龍鸞飛騰然後知其
真長史書而不虛得名矣世人觀之者不知其所以好
者在此但視其怪奇從而效之失其指矣昔之聖人縱
心而不踰規矩妄行而蹈乎大方亦猶是也嘗觀莊周
書其自謂謬悠荒唐而無端涯然觀其論度數形名之
際大儒宗工有所不及其道之所以無爲而無不爲矣
於戲觀旭書尚其怪而不知入規矩讀莊子知其放曠
而不知其入律皆非二子之鍾期也

東觀餘論

唐張旭草書酒德頌

張顛蘇人吳君斗南實與之同郡寶藏其書固宜然莫

子齊云章申公家有酒德頌甚奇偉紹興間入御府茲
豈別本邪淳熙乙未八月旦

平園集

唐人之書藏於秘閣者頗多惟顛張真蹟甚鮮今觀所
書酒德頌出幽入明殆類鬼神雷電不可測度其真所
謂草聖者邪

宋學士集

唐張旭率意帖

此一帖在故簽書樞密王倫家倫出使時得之故都余
少日嘗見之紹興改元五月甲子甫里陸游識時年六
十有六距初見時四十有五年矣

渭南集

唐張旭草書真蹟

東坡論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意態自足山谷

論長史性雖顛逸字字入法度懷素工於瘦長史工於
肥瘦勁易能肥勁難工持二公之說以勘是帖有若符
契顛而法肥而勁放而意足其為長史真蹟無疑况又
有君謨之私印可証乎其間多屋漏痕筆蹟識者當自
知之

王文恪公集

唐張旭草書蘭馨帖

右草書帖云蘭雖可焚廿一字相傳為嵇叔夜書余驗
筆意疑為張長史書山谷云顛工於肥素工於瘦而奔
軼絕塵則同此書肥勁古雅非長史不能又余嘗見公
所書濯煙宛陵春草等帖結體雖不甚同而其妙處則
與此實出一關鈕也但其文義不可解蓋唐文皇好二

王書故屏幃間多晉人帖語一時化之或長史書叔夜帖語亦未可知然今不可考矣嘉靖丙辰三月長洲文徵明題

六研齋二筆

右張長史文綾上所書蘭馨帖二十字其為真蹟無疑蓋草書不入晉人格輒終成下品顛素之所以得名者在此今觀其奪字氣字佳字足下字人字皆從晉人中來余閱書多矣未有如此卷之佳者世人重耳輕目不可語此昔素師綠絹兩行因元章所題而重他日必有以余言為是也者漫書以記嘉靖四十年辛酉正月立春日文彭書

同上

唐張旭宛陵帖

張長史宛陵帖有李建中蘇舜欽易簡三公題跋鬱屈瑰偉氣沓歐虞長史雖以醉繼顛終無此精魄然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吾師韓宗伯所藏以為甲觀

容臺集

唐張旭真蹟

項玄度出示謝客真蹟余乍展卷即命為張旭卷末有豐考功跋持謝書甚堅余謂玄度曰四聲定於沈約狂草始於伯高謝客時都無是也且東明二詩乃庾開府步虛詞謝安得預書之乎玄度曰此陶弘景所謂元常老骨更蒙榮造者矣遂為改跋文繁不及具載其昌

戲
鴻堂法帖

唐張旭肚痛帖

肚痛帖長史名書也清臣書家周孔而服膺長史不敢
有忘後世傳者真書謹嚴顏為勝之而草書宏肆實亦
具張之精神焉有宋一代大家只分用得坐位帖中果
地其於長史筆意猶未數數然也蓋自張芝之後右軍
以筆學宋主當自謂不減而已人或謂之草不如張自
長史出而橐法之統綽為聞知矣天啓乙丑九月十九
日 墨林快事

唐李陽冰裴公紀德碣銘

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集賢
院學士李陽冰篆裴公做為明州刺史密代之為作此
文其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康海隅

小寇結亂甌越因言明州當出兵之衝民物殘弊做撫
綏有惠愛而人思之爾按唐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至
已亥乾元二年乃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
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於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
州皆陷於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也考於史
傳又不見其事惟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州郡乃寶應
元年當云一百四十五年又據密代做為明州刺史至
大曆十四年移湖州則做密相繼為刺史宜在代宗時
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應有失余友王回深父曰唐
自武德至大曆八年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除則天稱
周十四年則正得一百四十二年是時天下初定文人

著辭以爲太康理亦可通是時廣州哥舒晃作亂海隅
小寇豈謂此歟余以謂晃之亂唐命江西路嗣恭討平
之不當自明州出兵深父曰然兵家出奇明州海道去
廣不遠亦或然也故并著之

集古錄

唐李陽冰縉雲孔子廟記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并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
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瓘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
師顏子配其像爲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
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蒙
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爲坐像
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

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爲立像矣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
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集古錄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爲縉雲令遭旱禱
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旣而雨遂徙廟於西山陽
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
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

集古錄

李陽冰爲縉雲縣令值旱禱於城隍約五日不雨將焚
其廟及期而雨乃遷廟而記其事書固奇事亦奇余觀
其篆瘦細而偉勁飛動若神歐陽公以爲視陽冰他篆
最瘦余謂佳處正在此又云世言此石與忘歸臺孔子

廟三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若然今去歐公
又四五百年寧不為無字碑乎記云祀典無城隍神吳
越有之至歐陽公云天下皆有縣猶少則今無縣無之
矣且記云自西谷遷廟於山巔又以見城隍廟前朝不
在城中也今西安府西邨落大者多有城隍是其遺意
石墨鐫華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
右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并書慶曆五年余自河北都轉
運使貶滁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徘徊其下庶子
泉昔為流谿今為山僧填為平地起屋於其上問其泉
則指一大井示余曰此庶子泉也可不惜哉
集古錄

唐李陽冰滑州新驛記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斯
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
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為吾寶之不
知作者為誰然賈耽嘗為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
此記耽為滑州刺史因見斯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
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書
集古錄

右唐滑臺新驛記李勉撰李陽冰篆其陰有銘歐陽公
云不知作者為誰余嘗考之乃舒元興玉筮篆志後贊
也其文載於唐文粹及元輿集中歐陽公偶未見之爾

新驛記唐秘書少監李陽冰書陽冰在唐以篆學名世自秦李斯後號能書者不得伯仲間見也今世壯碑巨碣尚多有之其詣絕處更無蹊轍可索碑陰有頌謂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得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為吾寶之歐陽公嘗疑唐相賈耽為之蓋耽愛陽冰書嘗為序其說文字源耽後又為滑州刺史其為刻此或可信也余考其言蓋舒元興所為玉筋篆志謂斯去千載冰復去矣誰能得之當盡於斯嗚呼至人則與今碑陰或異蓋後人因其文改定以合此記也雖然陽冰篆字其甚工

處不盡於此而刻元興頌者獨見此碑耳元興又謂陽冰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矣則亦屢進而不止也

廣川書跋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

右忘歸臺銘唐李陽冰撰并書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然時有數字筆畫特偉勁者乃真蹟也

集古錄

右唐忘歸臺銘集古錄云此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石皆活歲久稍生刻處幾合故細也恐無是理若果爾

更加以歲月則遂無復有字矣此數碑皆陽冰在肅宗朝所書是時年尚少故字畫差疎瘦至大曆以後諸碑皆莫年所篆筆法愈淳勁理應如此也

金石錄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

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僊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爲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夫士故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萬世者矣顧其道何如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有尤可惜也治平元

年四月二十有六日書

集古錄

唐李陽冰四絕碑首

四絕碑首者李陽冰篆法慎律師碑額也在揚州龍興寺唐李華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律師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謂此碑爲四絕碑律師非余所知華文與從申書余亦不甚好故獨錄此篆爾

集古錄

唐李陽冰篆千字

陽冰於書授法張旭世疑長史遊於顛冥之地所以離遁繩墨而自放者也豈有迹可求哉觀陽冰此帖得書法三昧雖規合矩應不遁方圓至其神明合離殆無蹊徑可蹈而循固知與長史異者形迹之間也書家以法

相授其律甚嚴非心融神會未嘗以付始求於法終不
參流動如羚羊挂角更無形跡逮其遊於法之外斯可
語成法矣

廣川書跋

唐李陽冰琴銘

唐李祕監琴銘十字特奇古陽冰小篆惟見於此琴在
太常昔陳儀爲協律郎嘗出以示客余因摹其書今琴
入禁中故世以其書貴也沈存中書曰南溟島上得一
木名伽佗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斲此琴且謂琴
材欲輕鬆脆滑木堅如石可以製琴所未諭也觀此是
括未嘗見琴其銘亦不盡見也今銘曰以爲臨岳等此
豈爲琴材者邪或曰琴之臨岳何據曰昔孫綽云回風

臨岳刈飾流離成公綏亦曰臨岳則濟州之丹林顏黃
門曰琴首更絃者名臨岳琴必以堅木藉絃欲其不刻
入也世人既不見琴而銘又少得傳括以其書行於世
則余不得不辨

廣川書跋

唐李陽冰篆書謙卦爻辭

陽冰唐人以小篆著者也其書謙卦爻辭謙字二十餘
多構別體乃以誦代謙按說文誦多語也人言冉聲地
名有誦邯縣汝閭切謙敬也苦嫌切音義不同相去千
里乃以充乏銜奇徒以此學人所罕習是以欺人如此
豈知千載而下爲識者所勘邪

楊升菴集

少溫書猶蹈孔軌潛心改作當時謂爲蒼頡後身觀其

上某大夫書其自任可知矣此刻舊藏蕪湖民家近世始出簡翁此本乃舊搨可寶

蒼潤軒碑跋

李陽冰此刻雖再登石居然有殘雪滴溜之狀是廷尉正脈至於謙卦當人置座右一紙

弇州山人彙

唐李陽冰書三墳碑

按此碑爲李曜卿兄弟三墓其人皆有文學早仕宦而不壽以歿最少弟季卿撰表而宗人陽冰以玉筋刻之也其石猶故物故無傳改之譌舒元輿所謂蟲蝕鳥步鐵石隔壁龍蛇駭解鱗甲活動庶幾於此見其一班

弇州續彙

此季卿表曜卿三墓陽冰書碑雖無翻刻字字畫法具

而神亡似與前碑同王元美乃謂石猶故物故無傳改之譌豈別一碑邪抑未見前碑邪元美自任識書恐於此碑失之矣

石墨鐫華

唐李陽冰先塋記

此李氏卜葬李曜卿兄弟三人而弟季卿記從子陽冰書卜地人爲邵權記云偏得管郭之道管謂公明郭則景純也書玉筋經大中祥符間翻刻故不及縉雲碑

石墨鐫華

唐李白三帖

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云乘興蹋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其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

滿入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其三云樓虛月白秋宇
物化於斯憑闌身勢飛動非把酒自忘此興何極余亦
見其一帖云吾頭懵懵試書此不能自辨賀生為吾讀
之雖其字蹟真贗有不可必者然詞語豪爽趣韻自別
信非太白不能道也

唐錦龍江夢餘錄

唐王縉王忠嗣碑

唐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使清源公王忠嗣碑中書
侍郎元載撰門下侍郎王縉書載其女夫也所記事與
史不甚異其文詞瑣冗無足多者縉於書稱名家與李
邕相伯仲評者謂其過薛少保今其結法清婉老勁不
在嶽麓雲麾下覽者自當得之

弇州山人彙

忠嗣歿於天寶初碑立於大曆十年元載撰文王縉書
載忠嗣女夫縉王摩詰兄也縉名能書結法老勁真可
與李邕伯仲然姿態婉媚啓后世如趙承旨諸人書者
此等碑也

石墨鐫華

唐李潮彌勒像碑

右唐惠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
當時獨杜甫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
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
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金石錄

唐吳郁淨土堂碑

唐安鄉郡開元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

撰雍縣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臥禪俗姓辛氏
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進奏住河南開
元寺右脅而臥諸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張守
珪為就寺造淨土堂故為銘自河隴沒於羌夷州縣城
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
往往多在世皆以為西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
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應
之說余以謂西夷雖恣睢甚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悅
且從也固不可謂其天性無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世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則能令其信慕者
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說動之未若不

動之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為盛也

元豐類

唐史惟則大照禪師碑

右大照禪師碑唐吏部員外郎盧僎撰伊闕縣尉集賢
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則書碑天寶元年立唐世分書名
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李潮蔡有鄰及惟則也

集古錄

唐史惟則舞陽侯祠堂碑

右舞陽侯祠堂碑唐王利器撰史惟則八分徐浩篆額
天寶二年縣令張紫陽修樊噲廟文及書篆皆可愛也

集古錄

唐史惟則造像記

右唐陳留尉劉飛造像記史惟則小字八分書按封演
聞見記云玄宗嘗幸驪山登朝元閣命羣臣賦詩正字
劉飛詩最清拔特蒙激賞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已
出為一尉而卒士子寃之今此記有云頃校文金殿賡
歌柏梁叨沐錦衣之賜遂有長沙之役又云聖恩廣被
移官大梁如此則演所記為不誣矣記在洛陽龍門上
字畫甚工而世頗罕傳

金石錄

唐史惟則涼國夫人碑

右唐涼國夫人李氏碑李郭子儀夫人也碑韓雲卿撰
史惟則八分書并篆額文詞頗簡古而字畫工妙可喜
或云碑今亡矣故世罕傳雲卿乃退之叔父科斗書後

記所謂大曆中以文詞獨行中朝者

金石錄

唐史惟則大智禪師碑

此碑為唐史侍御惟則書竇泉述書賦稱史書古今折
衷大小應聲價變極不落莫也其行筆絕類太山銘而
縝密過之知開元帝潤澤所自耳大智師北宗之錚錚
者嚴挺之粗能其家言俱可存也

弇州山人藁

史惟則分隸書竇泉稱其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
而矚遠俯川陸而必見今觀此碑信是開元間分書第
一手嚴挺之文亦麗則可觀大智師見唐方技傳傳云
開元二十年卒碑云二十四年

石墨鐫華

唐史惟則大智禪師碑陰記

碑陰陽伯成撰記施淨財事而惟則書書法瘦而少態與前碑異何也

石墨鐫華

唐史懷則書山陰述

右唐宇文顥山陰述杜陵史懷則書懷則與史惟則同時必其兄弟也惟則以八分著名懷則之書蓋不減惟則而初不見稱於當時者豈非其位不顯乎以此知士負其藝能或以垂名於不朽或遂湮沒而無聞者蓋亦有幸不幸也

金石錄

唐王適虞城李令去思頌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適篆唐世以書自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續者其前

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適開元天寶時人在陽冰前而相去不遠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為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錄求之勤且博僅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邵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

集古錄

右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李白撰王適書碑側題云元和四年二月重篆蓋適不與白同時此碑後來追建爾歐陽公集古錄云適在陽冰前者誤也

金石錄

唐張從申玄靜先生碑

右玄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

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
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
李陽冰多爲之篆額時人必稱爲二絕其爲世所重如
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稱識字法
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
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錄
之以待知者

集古錄

從申書法出二王而與李北海鬚鬚昔人評其書獨步
江外此碑在茅山蓋唐行書之得名者余得之道錄司
官表止安

東里集

唐張從申王師乾神道碑

王師乾神道碑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爲佳但怪唐人
多稱之第錄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亳社因與秦玠郎
中論書玠學書於李西臺建中而西臺之名重於當世
余因問玠西臺學何人書云學張從申也問玠識從申
書否云未嘗見也因以此碑示之玠大驚曰西臺未能
至也以此知世以鑒書爲難者誠然也從申所書碑今
絕不行於世惟余集錄有之者吳季子碑陰記崔圓頌
德碑并此纔三爾熙寧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

集古錄

唐張從申慎律師碑

張從申書其原出於王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故名
重一時書苑云從申結字縝密近古未有弟從師從義

從約並工書皆得右軍風規時人謂之四龍書賦云張氏四龍名揚海內厥有季弟工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季謂從申也又云從申近古所無恨於聞見不多右軍之外一步不窺余觀從申雖學右軍其原出於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時宜不虛得但所短者抑揚低昂太過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晉韻殊可佳尚近世歐陽文忠為集古錄而雅不愛從申書故此碑見棄而特取其篆首至其書王師乾碑以見稱於秦玠故聊存焉信乎真賞之難值也

東觀餘論

唐竇泉正書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

泉字靈長詞藻雄贍草隸精深晚年著述書賦七千餘

言蓋深於字學者書此碑在唐人中別有一種風韻骨力有瘞鶴之遺意碑在貞元三年為韋公師立歷敘世系及師授甚詳又言法師至行稽乎玄化通識合於靈造與其有也萬物不得而不有與其無也萬物不得而不無得喪以春秋為死生盈虛以天地為旦暮其推尊可謂至矣而后又言身纏世故迹混俗塵發忠孝以飾躬演信義而旌行蓋隨時而不器豈常道之可師若然則其人似亦可取此所以昔人以道門華陽方之儒門洙泗也與友人陳元晉遊三茅搨此見貽余手粘為冊因題之留軒中云嘉靖戊午九月廿二日雨中對菊記

蒼潤軒碑跋

唐王岳美原夫子廟碑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岳字山甫撰并書碑不知在何縣岳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棄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烏有定法邪至魏晉以後漸分真草而羲獻父子為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則皆不為法其藝誠為精絕然謂必為法則初何所據所謂天下孰知夫正法哉岳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博覽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

集古錄

唐陳知溫開元聖像碑

右開元聖像碑陳知溫書此碑所載夢真容事最備故特錄之

集古錄

唐包文該兗公之頌碑

兗公顏回也字子淵碑避高祖諱作子泉都督李庭誨命縣令張之宏撰頌包文該正書書道勁有法石惡多泐耳

石墨鐫華

唐戴伋立元宮碑

此碑建於天寶元年而闕碑額考其辭當在蓋屋為立元宮玉真長公主寔主之公主睿宗最幼女也碑序為倉部郎中戴璇頌為戶部郎中劉同昇撰末云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伋書則建碑年號蓋追成

頌序之日而稱者也。及官至僕射而世系年表列傳俱無之。趙明誠金石錄亦失不收。俱不可曉者。書法八分頗穠豔。第以肉勝。蓋兼開元徐史之法而加損益者也。
并州續彙

唐張少悌武穆王碑

張少悌書在當時不大知名。而此碑殊勁拔清圓。深得右軍行草遺意。惜殘缺不完。且於李公中興偉略。不得一一證之唐史耳。
石墨鐫華

唐徐浩玄隱塔銘

右玄隱塔銘。徐浩撰并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屠老子

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錄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為惑於邪說者也。比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歎哉。
集古錄

唐徐浩張九齡碑

右唐張九齡碑。徐浩撰并書。歐陽公集古錄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至於年壽官爵子孫。當不謬。當以碑為是。今考之。浩撰碑時。為嶺南節度使。在大曆間。詎曲江之卒未遠。至長慶中。其家始刻石。爾劉禹錫讀曲江集詩序。以謂

曲江燕翼無似終為餒鬼而碑載公嗣子拯孫藏器碑
後又載曾孫敦慶玄孫景新景重然則曲江為有後矣
不知禹錫何所據乎碑又云公一名博物而史不載

石錄

唐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於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爾其
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於書自有得於天然者
下手便見筆意其於工夫不至雖不害為佳致然不合
於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蘭亭敘樂毅論便知逸少
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勒以傳不能盡得當時
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輩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

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昔蔡邕受法於神人傳
於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
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逮於張旭其書分故
蔡有鄰法為篆惟顏清臣徐季海守舊法而真行盡合
於古之作者至韋玩崔邈授其法而絕矣考其源流正
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積學不及古人而授
受又無傳嗣宜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邪開河碑令
狐綯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備而尤妙他石知其法
度所從來遠矣

廣川書跋

唐徐浩嚴浚碑

右唐嚴浚碑徐浩書題禮部尚書襄陽縣開國子席某

撰而其名殘缺不可辨按天寶中席豫嘗為此官而碑
未有云豫平生交好知其為席豫撰也唐書列傳云浚
華州華陰人而碑言馮翊臨晉人碑文字剝落所存無
幾惟其首大字十二尚完好筆法奇偉可愛也

金石錄

唐徐浩題經

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
不虛語如季海筆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可也
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有工不論韻則王
著優於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
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
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省目也

三折肱知為良醫誠然哉季海莫年乃更擺落王氏規
摹自成一家所謂盧溲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
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
法園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
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爾

山谷集

題經楷法最密殆於樂毅論得其結字妙處至形密勢
疏字細畫短故當在伯仲間然方而有規圓而藏矩未
嘗利角耀鋒構成觚稜正如大匠掄材斲木就器繩墨
既陳潛刃其間求礲削之迹殆不可見况痕瑕節目可
得而求之邪季海於此可以忘情筆墨矣顧法度存者
世知什一豈論三四哉

廣川書跋

唐徐浩寶林寺詩

李邦彥出會稽寶林寺詩黃庭堅書其後曰法士多瓌
能奴來切迺是僧為鼈爾孤岫龜形在謂山有穴而特不可
謂山余評曰此詩未有工處特以書貴季海書名唐世
而此石迺公平生書不得不尚如高閣無恢矣音迺迺詩
人會意誤處黃子挾而警之是一快事謂瓌能孤岫不
害於詩黃子求人已細張子曰因進非衰表賢選能奴來切
馮相觀禳祈禳攘災古人已如此音况能有所合謂之
能自有據邪爾雅曰山有穴岫不必謂如神漢凡山有
竅穿可見者皆是故謝康樂言牕間列遠岫玄暉言雲
表吳岫徹杜甫言自多窮岫雨韓愈言點點露數岫豈

盡失也若白居易言岫合雲初吐則不可謂山聳而出
者世人多託人見聞以為己是黃子說嘗勝人亦未深
考余不得不辨廣川書跋

唐徐浩不空禪師碑

和尚不空也碑徐浩書浩傳曰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
世狀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尤為司空圖所愛又
嘗論書曰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者骨勁而氣猛也翬
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者肉豐而力沉也若藻曜而高翔
書之鳳皇矣可謂誇詡之極今觀此碑雖結法老勁而
微少清逸在唐書中似非其至者石里鑄華

唐徐浩嵩陽觀碑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乃道士孫太冲爲明皇煉丹六轉而移緱氏山九轉而李林甫紀其瑞徐浩書其碑者也碑作於天寶三載是時開元之政已弊而林甫以姦佞爲辭本無足採但浩分隸與史惟則輩幾欲伯仲矣

墨鐫華

唐徐浩心經

季海書名譟一時有渴猊奔驥之喻此帖意近而法慢米顛斥爲吏楷誠爾然不能不爲看山小庇之耳

弇州山人景

唐徐浩道德經

徐浩道德經上卷在無錫華學士家黃花絹精薄乍見

似紙素諦觀知爲絹本全學鍾元常世傳蘇玉局學季海若以此卷品之全不相似以蘇用偃筆此卷皆正鋒下卷不知落何處若得半卷臨寫經月可補其缺此惟夢志之者

容臺集

唐徐峴辨正禪師塔院記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石曼卿屢稱峴書曼卿多得顏柳筆其書與峴不類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當曼卿在時猶未見峴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沒已久始得此書遂錄之爾

集

古錄

